

朱雀院行幸定在十月初十以后。此次行幸，规模超过往常，也更加有趣。只可惜舞乐都在外间表演，众嫔妃无法亲眼目睹，连深受皇上宠爱的藤壶妃子也不例外，这实在是遗憾。皇上于是决定先在清凉殿试演一番。

表演双人舞《精海波》的是源氏中将和左大臣家公子头中将。这位头中将丰姿优雅，非凡人可比，但头中将与源氏中将比肩而立，使好似樱花树旁的一株山水，又逊色不少。

红日渐渐西下，夕照迷人，鲜艳似火；乐声鼎沸，舞蹈也渐入佳境。此时两人已格外投入，步态与表情全都绝妙无比。源氏中将歌咏时尤为动听，酷似佛国里仙鸟迎陵频你的鸣声。真是美妙之极，令皇上也感动得流下泪来。众公卿及亲王等也都止不住泪流。歌咏既毕，重整舞袖，另演新姿。此时乐声大作，直入云霄。源氏中将脸上光彩焕发更甚，姿态更是美丽无比。皇太子母亲弘徽殿女御心中愤愤不平，说道：“他定是鬼神附身，真令人毛骨悚然呢！”年轻侍女们听了此话，都嫌她太过冷酷。藤壶妃子寻思道：“此人心中若不负疚，定会倍加令人喜爱。”不觉沉思往事，如入梦境。

当晚藤壶妃子住在宫中。是上对她道：“今日试演的《青海波》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你看如何？”因藤壶妃子心藏一段隐情，一听之下，感到十分不安，也不便多言，只回答道：“好极了。”皇上又道：“与他共舞之人，也舞得不差。要论舞蹈和手法，良家子弟毕竟不同凡响。民间有名的舞蹈家，舞技尽管境熟，但总缺少良家子弟优美高雅的气质。今日的试演尽善尽美，只怕将来在红叶荫下正式表演时，将无再睹之兴了。”

次日早晨，源氏中将写信给藤壶妃子道：“昨承雅赏，感想何如？我当舞时，心绪续乱，此乃前所未有的，难以言喻。

心愁恨身身难舞，扇袖传情情谁知？真是惶恐！”藤壶妃子读罢来信，源氏中将那光彩夺目的风姿又浮现眼前，便回信道：

“唐人扇袖何人解？绰约仙姿我独怜。我只视它为寻常的轻歌曼舞罢了。”源氏中将得了此信，如获至宝。寻思道：“她也知这《青海波》为唐人舞乐，可见她很是关心外国宫廷之事。此诗也合皇后之口。”不禁春风满面，诵经般再又展读。

朱雀院行幸那日，亲王公卿无不参加，皇太子也随从而至。载着管弦的画船照例回旋于塘中。歌舞依次上演，杂然相陈。有唐人的，也有高丽的，不一而足。时而乐声大作，鼓声震天，惊天地，动鬼神。皇上想起前日试演之时，夕阳映照中的源氏公子，姿态俊丽非凡，心中反觉不安，便令各处寺院诵经礼忏，替他消除魔障。闻者无不称善，觉此乃清理中事。唯皇太子母亲弘徽殿女御不以为然，反嫌皇上对他宠爱过甚。

围成圆阵吹笛之人，不论王侯公卿抑或平民，都选用精于此道，名声远扬的高手。宰相二人和左卫门督、右卫门督分别指挥左右乐舞人均从民间选出，事先集中于哪宅中练习，然后参与表演。

树高叶红，林荫下，四十名乐人围成圆阵。笛声啼亮贯耳，妙不可言。这笛声和着松涛风吼，响声直入云霄，红叶缤纷，随风飞舞。其间，《青海波》舞人源氏中将的辉煌姿态，惊艳之极。他冠上所插红叶，翩翩起舞时全都随风飘落。仿佛红叶有情，自知不能与源氏中将的美貌匹敌而退避似的。左大将便在御前庭中采些菊花，又替他插上。其时天已渐晚，天公善解人意，洒下一阵毛毛细雨来。蒙蒙雨帘中，源氏中将再加上经霜增艳的各色菊花美饰。此日可谓出足风头。舞罢退出时重又折回，另扮新姿，使观者惊叹不已，几疑此非人间所有。无知无识的平民，也立于树旁，岩下，夹杂于落叶之中，观赏舞乐。其中略解情趣者，全都动容流泪。承香殿女御所生第四皇子，年事尚幼，身穿童装，此时也表演《秋风乐》舞，此为《青海波》之后。这两种舞乐，可谓美妙之极。再看别的舞乐，则情趣全无。

是夜，皇上对源氏中将晋爵，由从三位升为正三位。头中将也升为正四位下。其他公卿，亦各有升晋。此皆托源氏公子之福。源氏公子天性聪慧，妙技惊人，不知几生修得。

且说藤壶妃子此时正乞假归宁，住在外家。源氏公子照旧挖空心思，忙于寻求时机和情人幽会。因而左大臣家嫌他疏远，怨声不断。又加上觅得那株细草，二条院新来一个女子的消息，传至左大臣家，葵姬便更为烦闷生气。源氏公子寻思：“此姬还是个孩子，葵姬不熟此间内情，因而生气，这也怨不得她。但她如能有话直说，像平常女子一般埋怨于我，我也许毫不隐讳，以实情相告，并且安慰她。可是此人并不理解我，不冷不热，暗里总往坏处想，且所想之事非我所能想像。我也不好不予理睬，一味去干那苟且之事。但是统观此人，无甚缺陷，也无明显瑕疵可指，且又是我结发之妻，所以我真心爱她，看重她。她若不能理解我这片苦心，我也无可奈何。我只希望她终能体谅我而改变态度。”葵姬稳重自持，绝无轻率之举，源氏公子对她的信任，自然与众不同。

再说那年幼的紫姬，住进二条院后，日渐驯顺，性情温良，容姿端雅，天真烂漫，只一味亲近源氏公子。源氏公子对自己殿内之人，也暂不明说其身份。她一直住在与正殿不相连的西殿中，里面种种高贵用具应有尽有。源氏公子朝夕均去探视，并教她学习种种技艺，例如教她学习书法等，好比将自己寄居在外的亲生女儿接回了家。他吩咐一切供奉之人，要特别用心服侍紫姬，力求周到备至。因此除了淮光，几乎上下所有的人都觉得甚是奇怪：这女孩到底是何来头？紫姬的父亲兵部卿亲王也不知紫姬下落。紫姬也不免常常追忆往昔情景，思念已故的尼姑外祖母。源氏公子在家之时，她心有所托，忧思稍减。可一到晚间，公子常外出夜游，忙于各处幽会。每当公子夜间出走，紫姬总恋恋不舍，公了不由生出怜悯之心。有时公子入宫传驾，二三日不归，接着又往左大臣家滞留。此时紫姬连日孤居独处，心中闷闷不乐。公子便不胜牵挂，似觉家中有一无母孤儿，出外也不放心了。北山僧都闻知此事，暗自思忖这么一个孩子，怎么这般得宠，既惊诧又庆幸。每逢僧都追荐尼姑，举行佛事时，源氏公子必遣使抚慰，厚赐唁仪。

却说藤壶妃子乞假归宁，住在三条的宫邸中。源氏公子颇想知道她的近况，便前去询访。侍女王命妇、中纳言君、中务君等出来接待。源氏公子见后想道：“她们将我当作外客了。”心中颇感不快，却不露声色，随便与她们寒暄几句。此时妃子之兄兵部卿亲王正好在邪中，得知源氏公子来访，便出来与他相见。源氏公子见此人清秀俊逸，风流潇洒，心中窃思：此人若是女子，该是何等姣好！又想到这人既是藤壶之兄，又为紫姬之父，使倍觉亲切，与之促膝谈心，畅所欲言。兵部卿亲王也感到这公子待人诚恳，情意真切，且相貌悦人，十分可爱。便起轻佛之心，但愿公子变作女子，却哪里想到日后要招他为婚。夜幕渐落，兵部卿亲王返回帝内。源氏公子好生羡慕。往昔他受父是庇护，也可进入带内，亲近藤显妃子，和她眉目传情。但今非昔比，想起来甚是伤感！他因毫无办法，也只得起身告辞，却一本正经对众传妇道：“理应常来请安，只因无甚要事，遂致怠慢。今后若有吩咐，定随时效劳，不胜荣幸。”说罢便径直出了藤壶宫哪，连这王命妇也留他不住。藤壶妃子孕育已过半年，心中之事郁结不解，常常久坐无语，更加闷闷不乐。王命妇见此情景，不以为然却又可怜她。只是源氏公子托她所办之事毫无进展，心中有些焦急。只落得源氏公子和藤壶妃子都时时刻刻在心中愁叹，这真是前世作孽啊！此事暂且不提。却说紫姬的乳母少纳言进二条院后，心中常想：“这真是一跤跌在蜜缸里！莫非是尼姑老太太去世前，常在佛前为小姐祈祷，引得佛主降恩，才有此厚报吧？”但转念又想：正妻葵姬身分高贵，而公子又风流多情，紫姬日后嫁给他，难免遭到不幸。但愿公子将来会像现在这般宠爱她吧！”

到除日那天，紫姬丧服已满三月，照例可以改装了。但她自小母亲去世，全靠外祖母亲手抚育，因此丧服也就延期：凡豪华艳丽的衣服，一概不穿，只穿红色、紫色、橡棠色等没有花纹的衫子，淡雅宜人，反倒越发可爱。

元旦这日早晨，源氏公子照旧入朝贺年，临行前到紫姬房里，对她退：“从即日起，你应成大人了吧”说的笑容可掬，态度和蔼可亲。紫姬一早就忙着起来摆弄玩偶，她在一对三尺高的橱柜里放着种种玩偶，相外搭建诸多小屋，各种玩具充塞小屋之间，几乎使人无法行走。她一本正经地对公子说道：“昨夜犬君说要打鬼弄坏一个，我正在修理呢！”神态庄重，如同报告一件大事。源氏公子答道：“哎呀，这人也太不小心了，那就赶快修理吧。今日是元旦，你说话可要小心，不要讲不吉利的话，也不能终。”说罢便出了门。今天他特意穿了华丽的衣服入朝，紫姬和侍女们送他到廊下，这孩子一回到屋里，即找出玩偶中的源氏公子，替他换上艳丽的衣服，模仿他人朝贺年的样子。

适逢少纳言进屋，见她如此，便对她道：“今年你得庄重才好，满十岁的人了，不该终日 and 玩偶打交道。你既已有丈夫，见丈夫时总得有个夫人模样才是。可你连头也不梳……”少纳言说出此话，本想让她难为情。可年幼的紫姬听了，心中倒想：“这样看来，我已经有了丈夫。少纳言她们的丈夫，模样都不中看，只有我的丈夫如此年轻漂亮。”此时她才明白自己和公子的关系。她虽年龄一天天增长，但处处仍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孩子气。这令殿内的人好生不解，谁也不曾想到他们是一对有名无实的夫妻。

且说源氏公子贺罢退朝，来到左大臣邸中。这葵姬照例面色端整平淡，并不显得格外亲近。公子心中苦闷，便对她言道：“岁历更新，你若与旁人一样随意些，我将何等欣喜！”葵姬自从闻知公子新近接纳一女子，并倍加宠爱，便推想这女子日后定受重视，也可能扶正，因而心中更是不悦，对公子也更加疏远冷淡了。她虽对公子漠然相待，对其放浪不羁的风流之事，一概装作不知，但表面上也还应酬着，这般涵养毕竟不同凡人。她比源氏公子大四岁，稍有迟暮之感，表情有些不便，但毕竟正当青春年华，容颜自是齐整艳丽。源氏公子看了，不免反省道：“此人实在完美无缺，只因我过分放浪形骸，行为不端，使她对我如此怨恨。”她的父亲左大臣在诸大臣中，御眷深重。她的母亲是皇上胞妹。视女儿为掌上明珠，悉心养调，无微不至。葵姬自幼高傲成性，目空一切，别人对她略有疏慢，便视为怪异，但在源氏公子这个天之骄子看来，葵姬的家世不足为怪，无可骄矜，一向也视她为寻常。夫妇之间，隔阂由此而生。左大臣对这女婿的浮薄行径也深感木满，私下替女儿不平。但见面之后，又怨恨全无，依旧热心款待。

次日，源氏公子将出门时，正整理行装，左大臣送他一条名贵玉带，并亲手替他抹平官袍背后的折纹。照顾之周到，只差未替他穿靴了。公子对此十分感动。他辞谢道：“如此名贵，且等他回内宴时，再受惠赐不迟。”左大臣答道：“他日另有更上品的。这不是什么奇贵之物，只样式好些罢了。”便强将玉带系于其身。左大臣将此视为乐事，况且这机会也不是很多。如此俊美之人出入其家，自是荣幸万分之事。

虽是贺年，源氏公子所到之处也并不多：除了清凉殿东宫一院之外，只到三条院参拜了藤壶妃子。三条的众侍女见了他都赞叹道：“天下竟有如此标致的人儿！长得一年比一年好看！”藤壶妃子隔帘窥视，胸中也是思量无限！

藤壶妃子分娩的日期，算来应是去年十二月中。但十二月过去了，仍毫无动静，大家都不免担心。到了新年，三条的众侍女都心焦起来，想道：“最晚，正月里也该出来了。”然而正月亦无声无息。世人纷纷猜度：如此迟产，怕是着了妖魔？藤壶妃子忧心如焚，惧怕因此泄露隐情，以致身败名裂，心中自是痛苦难表。源氏中将也暗地推算时日，越加确信此事与己有关，便借口他事，在各寺院举行法事，以祷安产。他想：世事莫测，安危难料。岂因我和她结了这露水因缘，便就此永别？木胜愁叹，茶饭不思。老天有限，终于在二月初十之后，平安地产下了一个男孩。于是公子忧虑顿消，宫中及三条院请人皆欢天喜地。皇上期盼藤壶妃子早日康复，常来探视。藤壶妃子想起那件隐事，只是痛心自责。但当她闻知弘徽殿女御等诅咒她，希望她难产而死，便想道：倘若自己真不幸而亡，倒正合了她们心意。于是振奋精神，身体也日渐恢复了。

皇上急于早日见到新生皇子。源氏公子心种隐衷，也渴望早日一见，便偷偷来到三条院，派人传话道：“万岁爷急欲知道小皇子状况，令我先来看望，即刻回它上奏。”里面藤壶妃子传语答道：“婴儿初生，面目不全，尚不足观...”这样谢绝，也在清理之中。其实，这婴儿相貌酷似源氏公子，简直就是他的翻版，叫人一望而知。藤壶妃子们心自责，愧恨交加，心中万般苦痛。她想：“别人只消一看这小皇子的相貌，便会察知内情，定会谴责于我。莫说此种大事，即便是细微的过失，世人也往往吹毛求疵。何况我这样的人，不知将怎样被人指责呢！”左思右想，只觉自己在这世间最不幸。

此后，源氏公子一见王命妇，总是竭尽言词，要她设法引见，但终无成效。公子思念婴儿，时刻牵挂于心。而这三命妇总是答道：“怎么老说这般无意义的话呢？过些时日，你自会见到呀！”嘴上虽然严词相拒，心中却忍不住无限同情。源氏公子苦不堪言，只能暗自期盼有朝一日与藤壶面晤。那副伤心失落的情状，让旁人看了也悲叹难过。他哀伤地吟道：“几多冤仇前生绪，如此离愁今世浓？如此缘促，令人难解！”王命妇常常见得妃子对公子的思念和愁叹，此时听了此诗，不由自主，悄悄和道：“人生皆恨事，思子倍伤心。相见犹悲戚，何况隔帘人。你们两地相思，终日哀伤悲痛，真是苦命人！”源氏公子这样缠着王命妇帮忙，藤壶妃子深恐他来的次数过多，引人怀疑，便渐渐疏远了命妇。但又不便过于明显，怕引人注目，心中暗暗恨她多事，牵连这露水姻缘。王命妇被她疏远，自是一点也不曾料到，心中好生没趣。

四月，小皇子入宫。这孩子发育奇快，虽才两个月，却渐渐会翻得身了，相貌也更酷似源氏公子。但皇上全不在意，他认为同一高贵的血统，相貌相似不足为奇。他甚是宠爱这小皇子，如同对待幼时的源氏公子。那时公子乃更衣所生，为避世人非议，不曾立为太子，将他降为臣籍，实在委屈了他，至今仍有遗憾。又看到他成人后容貌俊美，更是不胜惋惜。现在这小皇子乃高贵女御所生，相貌又与源氏公子一样光彩照人，皇上便将他视作掌上明珠，万般宠爱，其情状实在难以言传。可藤壶妃子看到这孩子的相貌，又想起直上平日的百般宠爱。心中时时隐痛不安。

这日，源氏中将照例到藤壶院参与管弦表演。皇上也抱了小皇子出来听观。他对源氏中将说道：“我儿子众多，就你和这个孩子，自小和我朝夕相见。故而我一见他，就忆起幼时的你，他和你如此相象，想是孩子们小时都是一样吧！”他说这话是表示对二人的疼爱。但源氏中将听了，脸上不由色变，内心既欢喜，又惊恐，左思右想，百感交集。此时小皇子正咿呀学语，面若桃花，笑颜常开，令人不胜爱怜！源氏中将暗想道：“他既然肖我，可见当年我也如此美貌。”倒感伤起自己不幸的身世。藤壶妃子听了皇上这番话，心如刀绞，甚为不安。源氏中将见了这小皇子，反而心乱如麻，不忍久留，遂告退返回。

源氏公子回到二条院私邸，直入房中休息。然而心潮涌动，无法安定，便欲独自静养一番，再赴左大臣邸。庭中草木青青，满目皆是，其中抚子花开得正盛。公子便摘下一枝，写一信，将花枝附在信上，送给王命妇。信中千言万语，并附诗道：

“此花恰似心头肉，难慰愁肠眼底洞。将此盛开的花喻作我儿，毕竟太渺茫不可求了！”信送到后，趁无人留意，王命妇便将信交给藤壶妃子，并劝道：“给他个回音吧，哪怕在这花瓣上写几个字也好。”藤壶妃子心中正在流泪，信手提起笔来赋诗两句：“泪湿衣襟皆为花，今犹爱花不忍疏。”只此两句，着墨不多，笔致却如泪牵，断断续续。王命妇大喜过望，忙将此诗送给源氏公子。公子等得焦急，以为照例不会有回音。正愁绪满怀之时，一见回信，不免喜出望外，兴奋之余，不觉热泪长流。

源氏公子看了和诗，便又躺下，呆视入神，心情反倒更加郁结。为解烦闷，他情不自禁，信步来到西殿。此时他鬓发蓬松，衣冠不整，随意披了一件褂子。手拿横笛，吹起一首自己喜欢的曲子，边走边吹，进到紫姬房里。只见紫姬歪着身子躺在床上，正像适才搞的那技带露的抚子花，异常美丽可爱。她嘟着小嘴，背过身去，并不理睬他：因为公子一回哪没有马上来看她。源氏公子挨了她坐下，叫道：“起来呀！”她也不回头，只低声唱“春潮

淹没研头革”的古歌，唱后转过脸来以袖掩口，模样妩媚，确是风情万种。源氏公子怪道：“你从哪里学得这样的歌句！要知道‘但愿天天常见面是不好的呀！”使命侍女拿过箏来，教紫姬弹奏。对她道：“箏的三根细弦之中，中间的一根最是易断，可得小心用力啊！”便将琴弦重新调校，降为平调。调毕，再将箏交她弹奏。这紫姬也不好一味撒娇生气，便起身弹箏。她身手短小，只得伸长了左手去近弦，姿态美丽可爱。源氏公子来了兴趣，便拿起笛来与她一起练习。紫姬天性聪慧，无论何等困难的曲调，只领教一遍，便自会弹奏。如此聪明可爱，心灵手巧，正合源氏公子心意，也让他颇感欣慰。《保曾吕俱世利》这首乐曲，名称不雅，但曲调优美，源氏公子用笛吹奏此曲，紫姬以箏相伴。尽管她弹奏尚嫌生硬，可节拍丝毫不差，这也相当不错了！

天黑后，侍女们点燃灯火，源氏公子便和紫姬在灯下看画。公子原定这晚到左大臣邪，因此时候不早了，随从在门外咳嗽，并说道：“天要下雨了。”提醒公子早些动身。紫姬听见了，便不再看画，嘟起嘴来，皱眉不语，那模样实在令人可怜。她的头发浓艳照人，公子用手替她拢拢垂下的发给，问道：“我要出门了，你想念我么？”紫姬点点头。公子说：“我也想时时陪伴你。不过我想，你还小，暂且还顾不到你。若不光顾到那几个脾气固执，喜好嫉妒的人，她们便会埋怨我，向我唠叨。我生怕伤害她们，因此不得不去走走。待你长大之后，我决不常常出去。现在我不要别人恨我，为的是将来能平平安安地陪你白头偕老。”听了这番体贴入微的话，紫姬脸上泛出红晕。她一言不发，将头埋在源氏公子的膝上，不久便睡着了。源氏公子见状，心下不忍，便吩咐随从人等：“今夜不出门了。”随从者各自散去。侍女们来给公子送膳，公子拍醒紫姬道：“我不出门了！”紫姬一听，一跳而起，和公子一道用餐。她笑着看公子吃，自己只是偶尔举筷作陪而已。饭后紫姬仍不太放心，担心公子出门，便道：“您早点睡吧！”公子点点头，心想：“这可人儿也真真可爱啊！就是到阴曹地府，我也要与她结伴而行！”

如此滞留，渐成常有之事。日子渐久，消息不胜而走，传到左大臣邸中。于是葵姬的侍女们便愤愤不平：“这女子究竟是何等模样之人？令公子如此痴迷！连名字都不曾听说，可见也非身份高贵的上流女子。定是公子一时心血来潮，于它中见到这个侍女，伯世人非议，故予以隐藏，对外人说是他收留的小孩子。”

不久，皇上也闻知此事，觉得对不住左大臣。一日，他对源氏公子说道：“难怪左大臣心情不快。当你年事尚幼时，他就尽心尽力照顾你。你现在已经长大，也该晓事了，怎会做出这等忘恩背义之事呢？”公子只管低头不语。皇上见他并不分辩，便推想他大概和葵姬感情不惬，又可怜起他来，说道：“我看你也并非品行不端，四处沾花惹草之人；也不曾听得你和宫女们及其他女人有何瓜葛。你到底干了些什么，让你的岳父和妻子都怨恨你呢？”

皇上虽然年事已高，却并未疏离女人。宫中美女如云，采女和女藏人中，也有不少姿色美好，聪明伶俐的。公子倘若略有表示，这些女人恐怕也会趋之若鹜。可大概是熟视无睹吧，他对她们很冷淡。间或这些女子忍耐不住用风情话来撩拨他，他也只是敷衍一番而已。这样，宫女们皆传言他冷若冰霜，无情无义。

却说其中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宫女，叫做源内侍，出身荣贵，才艺优越，名望也很高。就是芳心未老，生性风骚，放纵于色情。源氏公子甚是奇怪：年纪如此大了，何以这般放荡？一时心血来潮，便与她戏言了几句，哪知她即刻回应，决无逊色之感。公子那时正好闲极无聊，想这老女也许别具风味吧。一念之下，便偷偷和她私通了。但又怕外人察知，笑他连老女人也不肯放过，故而表面上很冷落她。这老女便引为恨事。

一日，内侍替皇上梳发。梳好之后，皇上便召唤掌管衣服的宫女，入内换装去了。此时室内仅公子和内侍两人。公子见这内侍打扮得比平日更为风流：脂粉浓艳，衣服华美，体态风骚。他心中甚感不悦，心想：“这般老衰还要强装年少，也太不像样了！”然而又不肯就此罢休，想道：“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”便伸手将她的衣裾拉了一把。但见她抿口一

笑，将一把艳丽的纸扇掩住了口，回头递出一个秋波，娇羞不已，风情万种。可是那眼睑已经深深地凹进，颜色发黑；头发蓬松散乱。公子不由心生感叹：“这鲜丽的扇子和这衰老的面容，也实在不般配呢！”便伸手将扇子拿下。但见扇面艳丽，底色深红，上面树木繁茂，且皆用泥金色调，旁边还题有一首古歌：“林下衰草何憔悴，驹不食兮人不周。”笔致苍老。源氏公子见了感到好笑，想道：“此老女自比衰草，也不无风趣，但尽可题别的诗句，何必用这大煞风景的歌词呢？”便戏言道：“哪有这等说法？有道是‘试听杜宇正飞鸣，夏日都来宿此林’。”但这老女却不以为然，随口吟道：

“请近看密林荫草，盼君只为好饲驹。”吟时搔首弄姿，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。源氏公子急欲脱身，胡乱吟道：

“林前应有群驹集，我马安能相竞来？”吟罢转身就走。内侍也顾不了许多，赶忙扯住他的衣袖，说道：“想不到你如此无情，使我自讨没趣，我这般年纪，你却忍心让我受辱！”说罢掩面啼哭。源氏公子急忙安抚道：“过些时候，定给你消息。我纵想你，也机会难寻呀！”说罢又要走。内侍追到门口，恨恨道：“难道‘犹如津国桥梁断，衰朽残年最可悲’么？”不禁爱恨交加。此时皇上换衣已毕，隔帘隐约看见此情此景，眼泪都快笑出来了。暗自思忖：“老女配少年，这也太不相称了！”又自言自语道：“大家都说公子古板，其实不然。他连这个老女也不曾放过呢。”内侍听了，老脸也略感发烫，又想到“为了心爱者，情愿穿湿衣”，所以她只是埋头不语，并不替自己辩解。

此事一经传开，大家纷纷谈论，都说令人难以置信。头中将得知，想道：“我这个情场老手，也算得上无所不至了，怎么没想到要品品老女的风味？”于是便寻了个时机，与这内侍私通了。这头中将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美男子，内侍有他替代那个薄情郎君，心中也略感宽慰。但她心中的如意郎君怕谁此源氏公子一人。与头中将私通，只因欲壑难填，一时慰情之举罢了。

内侍与头中将的私情异常隐秘，源氏被蒙在鼓里。内侍每当与源氏公子私会，必万般倾述她那片痴情，埋怨不已。源氏公子念她年老，很是可怜，便抚慰几句，但心中又不甚情愿，故而并不常去那里。一日傍晚，阵雨过后，空气清新。公子不愿埋没如此良宵，便出门闲步。经过温明殿前时，里面飘出悦耳的琵琶声。源氏驻足细听，声音里满是离情别绪，令人愁情郁结。原来是内侍正在弹琵琶。这内侍每逢御前管弦演奏，常常参与男人弹琵琶的队伍，放已精于此道，人莫能及。此时，她正在唱催马乐《山城》之歌：“……好个种瓜郎，要我做妻房。……想来又想去，嫁与也何妨……”嗓音非常美妙，但出于此人之口，似不相称。源氏公子沉迷其中，心中想道：“那时白乐天在鄂州听到那商妇的歌声，恐怕也不过如此吧！”

忽听里面的琵琶声嘎然而止，传出愁叹声息。源氏公子心想此人也有心事，便将身靠在柱上，低声吟唱《催马乐标屋》之歌：“我在东屋檐下立……”里面随接唱道：“……请你自己推开……”应对无误，声音不同凡响。内侍又吟道：

“檐前湿衣为何人？泪珠似雨又浸润。”吟罢长叹数声。源氏公子想道：“这女人情人众多，何独对我发此牢骚，真令我生厌！”便答吟道：

“别人妻女窥烦人，不惯屋檐门前立。”便想就此一走了之，却又忍不下心来，便轻手推门进去。这个老女，今日好不容易盼来如意郎君，便放肆起来，语言不免轻薄张狂，公子也觉趣味无穷。

且说头中将近来对源氏公子颇有怨辞，原因是源氏公子时常指责他的浮萍行径，而自己却假作正经，私自妄为，养了不少情人。他寻机瞅了源氏公子一个漏洞，抓住把柄，以图报复。正好这一天头中将也来与这内侍私会，看见源氏公子先推门进去，心中窃喜，想此不失为一个绝好的机会。便决定稍微吓他一番，然后再责问他：“日后是改也不改？”正如公干责问他一样。于是悄然站立门外，静听里面的声音。

此时正当风声渐紧，夜色深沉，室内了无声息。头中将疑二人已入睡，便悄然走进室内。源氏公子此时心绪不宁，不能安睡，立刻听见了足音。他哪里会想到是头中将来此，还以为这是以前与内侍私通的那个修理大夫，不忘旧情，重来探访。他想：这种见不得人的丑事，偏叫这个老滑头撞上，多难为情！便对内侍说道：“哎呀，不好了，我要走了。你早已看见了绳子飞，知道他要来，却瞒着我，太不要脸了！”慌忙抓了件常礼服，躲到屏风背后。

头中将听见，差点笑出声来，但他并不就此罢休，径直走到源氏公子藏身的屏风旁边，动手折叠屏风，声音劈劈啪啪，盖过外面的风声。这下可慌了内侍。从年轻到如此年纪，风骚不断，其间两男争风吃醋的事经历了不少，但如今这场面尚属第一次。她生怕这新来的男子伤害到公子，甚是惊恐。连忙起身，拼命抱住这个男子。

源氏公子想趁机逃出，不让来人群得身分。可自己衣衫不整，冠带歪斜，这样狼狈出走，也实在不甚体面，一时犹豫不决。头中将此刻也不愿源氏公子知道自己是谁，便一声不吭，只是佯装愤怒万分，“刷”地一声，一下将佩刀拔了出来。内侍更慌了，连喊道：“喂，我的好人！喂，我的好人！”便上前挡住，向他合掌叩头。头中将忍俊不禁，噗嗤一声将要笑破，又赶忙掩口。这内侍日常精心打扮，装个娇艳少女，粗看还有些相仿，其实她已是五十七八岁的老太婆。此时夹在二位公子之间，不顾一切，赔了老脸斡旋调停，其模样实在滑稽可笑！

头中将虚张作势，故意装作他人，一味恐吓，反被源氏公子识破。源氏公子想：“他明知是我，却故意如此，真是可恶。”如此一来，公子也觉好笑，便伸手抓住了他那持佩刀的手臂，使劲一拧。头中将自知已被识破，终于禁不住笑出声来。源氏公子对他道：“你是当真还是开玩笑？未免太过分了！让我将衣服穿好吧。”头中将回身，抢过他的衣服，死也不肯给他。源氏公子道：“要么彼此一样吧！”便伸手拉下他的腰带，又要剥他的衣服。头中将哪里肯依，用力抵抗，两人扭作一团，东抓西扯起来。慌乱中，听得嘶的一声，源氏公子的衣服竟被撕破。头中将哈哈大笑，即景吟道：

“批得衣破方能识，露出真情隐秘来。你将这破衣穿了，让大家看吧。”源氏公子答道：“隐秘哪能保长久，狠行凶故意平！”两人如此调笑唱和之后，怨恨全消，一同出门去了。

却说源氏公子回到私邸，想起此番遭头中将作弄，心中懊悔莫及，悻悻躺下。而那内侍呢，遇到这等难以料及之事，也自感无聊。次日将昨晚两人遗落的一条男裙和一根腰带送还原氏公子，并附诗道：

“浪潮来去已两度，寂寥不几头瘦否。我怕是泪如雨注了！”源氏公子见了思忖道：“这个人真不知羞耻呢。”但忆起昨夜她那副难堪相，又心生可怜，便答诗道：

“且因骇浪惊人去，惟心只恨此矾头！”回信就只两句诗。看看送回来的腰带，却是头中将之物，这腰带的颜色颇深，配不上自己的常礼服。又清点自己的常礼服，发现假袖没了。他想：“也该如此！渔色之人，怎能免于丢脸呢？”从此更加小心谨慎了。

不多久，公子又收到头中将从宫中值宿所送来的包裹。打开一看，果然是昨晚撕落的假袖。还附有一纸条：“快将此缝上吧。”源氏公子看了，心中又气又恼，想道：“果真让他拿了去？”又想：“我拿到这根腰带，也不得便宜了他。”就将一张同样颜色的纸将腰带包好，送还头中将，并附诗道：

“君失此带恩情绝，今朝物还似人来。”头中将得了腰带和诗，即刻回答：

“君盗蓝带我恨君，与君割席在此时。这怨不得我啊！”

旭日东升，二人各自整装，依旧衣冠楚楚上殿见驾。源氏公子端庄严肃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头中将见了，暗中窃笑。恰逢这口公事繁多，有不少政务奏请圣裁。二人高谈阔论，出尽风头。有时视线相接，各自会意微笑。等到无人旁，头中将使向源氏公子走近，白他一眼，恨恨地说道：“你死守秘密，如今还敢是不敢？”源氏公子答道：“何出此

言！后来的人一无所获，才该自认倒霉！老实说：“人言可畏，我这样也是迫不得已呀！”两人斗过一阵，相约以古歌“若有人问答不知”为戒，严守秘密。

此后头中将每遇时机，便以此为话柄，极力嘲笑源氏公子。源氏公子追悔莫及：“都是这讨厌的老妖精害人！”但那内侍还是不断送信来，怨恨公子薄情。公子越想越觉不是滋味。头中将对妹妹葵姬也闭口不言此事，但想以此或可要挟源氏公子。

皇上对源氏公子百般恩宠，那些出身高贵的弟子既嫉恨，又怕他，只这头中将毫不相让，凡事都要与他争个高低。头中将与葵姬同母所生，他想：源氏公子只是皇上的儿子而已；他自己呢，父亲是贵戚，圣眷最厚，母亲是皇上的同胞妹妹。从小受父母无限宠爱，哪一点比源氏公子差呢？其实，他的人才品貌也说得尽善尽美，无可挑剔；在清场之上与源氏公子一争高下，也无所不及，正是各领风骚。

再说藤壶妃子被册立为皇后，其仪式预定在七月举行。源氏公子也由中将升任宰相。皇上意欲在近年让位，由弘徽殿女御所生的太子即位，并立藤壶妃子所生之子为太子。可这新立太子无人扶持，外家请舅父皆是皇子，但已降为臣下。是时藤源氏朝中，源氏的人不便摄行朝政，故而只好将新太子的母亲册立为皇后，以便增强新太子的势力。弘徽殿女御得知此事，大为不满，却也无可奈何。皇上对她说道：“称的儿子不久将即位，那时你高居尊位，就是皇太后了，难道还不满足？”世人对此皆顾虑重重，议论道：“这弘徽殿女御是太子之母，入宫已二十余年。册立藤壶妃子为皇后，想以此压倒她，怕是太难吧？”藤壶妃子册立皇后的仪式如期举行。当晚由源氏宰相陪送入宫。藤壶妃子乃前代皇后所生，身份高贵，自不待言，何况又生得一位容貌出众，光彩照人的小皇子。因此是上对她百般宠爱，其他人也只得另眼相待。源氏公子奉陪入宫时，心绪烦乱如麻，想到辇车中妃子那花容月貌，便不胜向往。又想到日后“更远蓬山一万重”，两处相思无由相见，不禁心灰意冷，神思恍惚。便自言自语地吟道：

“云端奇相纵能望，绵绵幽恨终无期。”只觉心清寂寞无聊，人生无味。

光阴似箭，小皇子渐渐长大成人，相貌也愈来愈像源氏公子，几乎难辨差异。人们皆言皇子俊美出众。藤壶妃子听了，心中好生痛苦。幸好世人并未留意于此。他们认为：源氏公子美貌超群，无与伦比。小皇子酷似源氏公子，皆因同属富贵之命，如日月行空，光辉自然相似而已。

第八章 花宴

来年春，二月二十过后，皇上于南殿举行樱花宴。皇上端坐中间玉座，左边是藤壶皇后，右边是朱雀院皇太子。因藤壶皇后得了上风，弘徽殿女御心中忌恨，处处避免与她同席。可这回赏景，若一人独处也不是滋味，便也来赴席。

是日，雨后初晴，空气甚是清新，百鸟争鸣，十分悦耳。亲王、公卿以至擅长诗道之人，尽皆出席，参与探韵赋诗。源氏宰相探取一韵，报道：“臣谨探得‘春’字韵！”声音镀铝有力，萦绕不绝。其后是头中将，只见他姿态从容，举止大方。众人自然不敢小视他。他的报韵也掷地有声，令人觉得不同凡响。其余诸人，见此场面，皆自惭形秽，畏缩不敢上前。此外阶下诸文人，不能上殿。但见皇上及皇太子才华卓越，皆感叹文运昌隆，人才辈出，更是自愧弗如。尽管作诗并非难事，但在大庭广众之下，高才学士面前，均倍感手足无措，不能尽情发挥。倒是几个老成的文章博士，尽管服饰寒酸，终因见多识广仍是从容不惊。皇上观此种种情状，觉得趣味甚是盎然。

下面的舞乐，只待红日西坠，便可上演。最先表演的是《青海波》，乐音赏心，舞态悦目。皇太子忆起去秋红叶缤纷时源氏公子所演《青海波》的盛况，便赏赐他樱花一枝，插于冠上，恳请道：“趁此再展舞姿吧！”源氏公子不便推辞，便立起身来，从容步入场中。乐声响处，舞袖翩翩，美妙绝伦，无可比拟。左大臣看了，对公子的怨恨顿消，直感动得流泪。便问道：“头中将何在？快快上来！”头中将应声而出，表演一出《柳花苑》

舞。此舞较长，非得有精深检熟的技法不可。然舞者从容不迫，舞步袖法皆很精湛，真是无瑕可指，足见平日功夫不浅，早有周详准备。皇心大悦，即赐与他御衣一袭。此乃特殊恩典，甚是珍贵。人皆羡慕不已。此后请公卿随意出场献舞，但日色已昏，也只得草草收场。

舞乐既罢，开始宣读诗篇。源氏公子所作诗文，宏远广博，精巧有致。有些字句，连宣读师也略略沉吟方能吟诵。每读一句，四座惊起，赞叹之声不绝于耳。众文章博士也心悦诚服。以前每逢此种盛会，皇上必先使源氏公子表演，以博得众誉，为四座增添光彩。今日赛诗，公子不负所望，独压群芳，皇上圣心大悦，非比寻常。

此时藤壶皇后心中想道：“如此年轻美貌、才艺超群的公子，却遭得太子的母亲弘徽女御憎恨，实在难以理解。而我自己亦不免内疚呢。”她深深反省：

“若能视作寻常舞，贪恋丰姿不疚心。她只在心中默诵此诗，聊以自慰。

直至夜深，宴会始散，大家各自告退回哪。皇后及太子也回宫歇息。此时月光如盘，银辉四洒，四周寂然无声。此番良辰美景，正合男欢女爱。源氏公子醉意朦胧，不愿错失这等良宵。他想到：“殿上值宿人都已入睡，何不趁此难得机缘，前去会见藤壶皇后？”便趁着酒兴，悄悄溜到藤壶院窥探。可王命妇的房间紧闭，不便叫她，无人通得消息，公子只得独自叹息。但又不愿空手而归，便信步走向弘徽殿，见大门求关。弘徽殿女御散宴后随即到宫中值宿，故此处守护人数稀少。公子驻足，往门内窥看，只见里面的小门虚掩着，悄无声息。源氏公子突发奇想道：“可怜世间女人失足犯过，均源于大意，以致门禁不严，方给了男人机会。”想着便进得门来，但闻呼吸之声，众侍女皆已睡熟。

忽然听得有女子在廊下唱歌：“不似明灯照，又非暗幕张。愿俄春月夜，美景世无

双。”乃是一古歌。声音娇嫩动听，渐渐清晰，正往这边走来，源氏公子大喜过望，待她

接近，便闯出门去，一把将她的衣袖拉住。那女子吃了一惊，一下动不得，口里叫

道：“呀，吓死我了！你为何人？”源氏公子答道：“你何必这般讨厌我呢？”便吟诗道：

“今是良夜你我知，美好姻缘恰似月。”便将她抱入房里，随即将门关上。那女的因事出

突然，顿时不知所措，浑身发抖，也不挣扎，如小鹿般柔驯甜美，别有一番情趣。她两眼茫然，叫道：“我不认识你呀，这如何是好？”源氏公子对她说道：“我是从人都容许的。

你喊也无用，还是不作声的好。”女的听了这话，便知他是源氏公子，心中略有放松。她感到实在难堪，又不忍心故作冷酷，让公子失望。公子饮酒过量，哪里肯将机会放过。这女子又半推半就，无力坚拒，两人就此成其好事。她年轻温柔，异常可爱，令公子百般爱怜。无奈春夜苦短，天色渐明，心中不胜惆怅。那女的更是依依不舍，春心缭乱之极。源氏公子对她说道：“我还未请教芳名呢。要不然我今后怎么找你？我想你也不愿意就此情断吧。”女的便吟诗道：

“妾若不幸赴泉壤，汝苦为妾扫墓无。”她吟时姿态娇唤可爱。源氏公子答道：“如此说来也不无道理。我不该问你，你我若有缘份，日后自能得见。不过：

东寻西觅为芳名，语课纷纷似竹风。你若不怕世人议论，我又有何顾忌？若我真想知道，你又岂能瞒得住我？”正在交谈，天色已明，众侍女开始起身，准备到宫中去迎回女御。

门外人来人往，源氏公子不便久待，只得与那女子互换扇子，聊作凭证，然后匆匆出门，返回首邪。

源氏公子回到铜壶院时，众侍女中有几人已睡醒，正待起来。见公子破晓归来，便指手画脚，悄声议论道：“唉！不知又到哪里厮混去了！晚出早归，也太为辛苦！”她们见公子走近，又假装熟睡。源氏公子径入内室，倒头睡下，可久久不能入眠。他心中寻思：“这个人儿真是可爱！大约是弘徽殿女御诸妹中的一个吧。此人还是处女，想必是五女公子或六女公子。三女公子已嫁给了帅皇子，四女公子倾慕头中将却得不到回报。这两人都是绝世佳人，昨夜倘是她们，就更加有味儿了。六女公子已经许给皇太子，如果是她，倒有些于心不安。她们姐妹众多，实是难于辨别啊。看情形，她并不欲就此绝情，不再与我来

往。可又为何不愿告诉我名字？”他百般思索，已早已牢牢系于这女子身上。弘徽殿帷薄如此不修，而藤壶院门禁如此森严，两相比较，他更钦敬起藤壶皇后的人品来！

次日重开小宴，又是分外忙碌。与昨日的大宴相比，这小宴便显得更富雅趣。源氏公子当筵弹箏，不觉又引发了兴致，忆起昨晚月下那场好事来。将近破晓，见藤壶皇后进宫待驾去了，公子便想：此刻，那女子也许将出宫回哪了。虽邂逅而遇，可实在令人难忘。公子决定派侍臣良清和推光前去打探。这二人很是精明能干，领命而去。公子辞别皇上，出宫返邸之时，两人便来报告：“有三辆车子，现在已出北门。但见右大臣家的两个儿子及右中并急匆匆地赶出来相送，可知车上正是弘徽殿女御及其诸妹。我们看得清楚：车上很有几位美貌女子。”源氏公子听得禀报，断定那女子必在车上，不免热血涌动。他想着道：“得先知晓那女子的排行。干脆直言相告，让她父亲右大臣知道此事，正大光明地作他女婿。可这女子品性怎样，还未知晓，便冒冒失失求婚，未免过于轻率。但就此罢休，永远蒙在鼓里，也实在可惜。如何是好呢？”他无计可施，心中烦恼不已，只得茫然地躺着。

此时忽然想起了二条院的紫姬：“这女子怪可怜的。这几天我常在宫中，已很久不回去看她，想来她很寂寞烦闷吧？”便觉得自己对她不起。无聊之中，又拿出那晚那女子赠他的扇子来看。但见六片樱花模样的饰物，装在扇面外骨上，左右各半，对称相映，上面扎着五色丝线。扇面上一弯膜俄谈月，月下水波不兴，月影倒映水中，均用泥金所。画景不算新颖别致，但此乃美人证物，也弥足珍贵呢。那个吟唱“汝自无缘扫墓来”的女子，其面容始终缠绕心头，挥之不去。借助诗兴，他便在扇头添写了两句：

“滌脆残月落何处？相思不见恼杀人。”写罢，才将扇子细加收藏。

再说源氏公子久不赴左大臣邸，欲前往探视。但又牵挂那个幼小的紫姬，决定先回二条院去看看她。

源氏公子每次见到紫姬，都感到她又凭添一分美丽与娇媚。源氏公子想：“这女子聪慧非凡无甚缺陷，完全可照我自己的意愿教养成人，这太让人高兴了。不过仅由我这个男子来教育，将来她也许会欠缺温柔吧。”竟有几分忧虑。

公子向紫姬讲述近日花宴之事，与她分享喜悦。过后又教她弹琴玩耍，陪了她一日。晚上，公子动身出门，紫姬嘟嘴道：“又要出去了。”她不愿过于为难公子，因而并不肆意阻挠，只是看着他走了。

到了左大臣邸内，照例未见到葵姬马上出来相见。公子心中不悦，寂寞无聊，便取这箏来弹奏，吟唱催马乐《贯川》：“……没有一夜好安眠……”，以女子的多情对比葵姬的冷淡。左大臣过来时，与他谈论前日花宴中的趣事。道：“老夫历仕四朝，也算有些阅历，可也未曾见过这般场面。诗文高雅警策。舞乐无限美好，可谓赏心悦目，心旷神怡。当今文运昌盛，人才辈出。加之吾婿精通诸艺，善于调度贤才，故能有此空前盛况。老夫虽年事已高，也跃跃欲试呢！”

源氏公子答道：“实不敢当，小婿不过是勉为其难，多方搜求贤才而已。说到技艺，当首推头中将的《柳花苑》，尽善尽美，实乃传世之作。若有幸欣然起舞，则为盛世之春添光。”此时左中养和头中将进来了。三人共倚栏前，各取所爱乐器，合奏雅调，声音悠扬悦耳，妙不可言。

却说那晚与公子成全好事的，正是六女公子。她已许嫁了皇太子，预定四月间入东宫成亲。这几日回味起那晚的迷离春梦，无限思念，又不免悲切烦恼。源氏公子呢，因尚未确定她是第几位女公子，又与弘徽殿女御一向不睦，不便贸然求婚，为此不胜愁闷。三月二十日后，右大臣家举行赛箭会，拟请众公卿及亲王参加，之后观赏藤花。其时樱花已经凋谢，独有两株迟开，仿佛懂得古歌“山樱僻处无人见，着意留春独后开”之趣，正开得热闹。又新建一所殿堂，也装饰一新，以备弘徽殿女御亲生公主的着裳仪式。右大臣家历来讲究排场，此时更是极尽奢华，一切设备尽皆新颖则它。拟为盛会增色，右大臣前日即面

请了源氏公子，邀他前来赛箭赏从以后又恐公子不来，派了儿子少将前来迎接，并赠诗道：

“我屋藤花如若丑，何须特地邀君来？”源氏公子接信之时，正在宫中，便将此事奏闻。皇上看了诗笑道：“他很是得意呢！户便说：“既然他特地派人来接，你该早些去。公主们都在他家长大，想来他不会把你当作外人的。”

源氏公子便回去梳妆打扮。直到天色很晚了，方才到会。右大臣家已等得焦急。只见他外披一件白地彩纹中国薄绸常礼服，内穿一件淡紫色衬袍，拖着长后裙飘然而至。置身于众多身穿大礼服的王公之中，自是风流潇洒，可谓鹤立鸡群，气度高雅，不同凡响。大家肃然起敬，赏玩的樱花也为之色减香消，再难提起众人兴致。

盛会隆重进行。这一日的管弦演奏，非常出色。夜色渐深，源氏公子饮得些酒，不久便醉眼朦胧，借口心中烦闷，起身离座。正殿里住着大女公子和三女公子，源氏公子便走到东面的边门口，倚门闲眺。

正殿檐前，藤花正当盛开。为便于赏花，正殿的格子窗都敞开着，众侍女聚集在帝前。她们故意将衣袖裙裾露出帘外，像新年举行踏歌会时那样。但此番作为与今天的内宴却颇不相称。此时，源氏公子倒觉得藤壶院的斯文典雅，毕竟与众不同。

“我心情郁结，不胜酒力，既有缘来此，便让我在此稍事躲避吧。”他说着，便掀起门帘，缩进帘子里来。只听帝内一个女子说道：“此话差矣！下人才讲攀缘，你身分如此高贵，何苦口出‘有缘’二字？语气虽不庄重，但说话人决非一般侍女，眉间分明显露出高贵的气质。

室内香烟线绕，诸女群集；软钢错杂，裙影跟跃。人人举止切娜，个个娇媚动人。可见这家崇尚富丽，追求时尚，但欠缺娴雅之风情。为观射赏花，这些身份高贵的女子从深闺纷涌而出。公子本应郑重谦恭，但禁不住眼前这番艳丽光景的感染，不由兴致勃发，想道：“那一夜月下邂逅相遇的是哪一位呢？”胸中顿时不住跳动。他便靠在门旁，将催马乐《石川》加以改和，用诙谐的语调唱道：

“石川高而人取扇。我心甚悔恨可叹。……”一女子不知内情，高声说道：“怪哉！谁为高丽人！”只见帷屏后面另有一女子，低头不语，只是连声叹息。源氏公子便靠近此人，隔帘抓住了她的手，吟道：

“赏罢朦胧月，再能相见无？”

山头凝望处，忧思入迷途。何故让我入此迷途呢？”他用推测的口气说。那女的终于忍耐不住。答吟道：

“但得心相印，岂关月有无。山头漠漠云，迷途岂能入？”但听这声音，可知要找的正是此人了。源氏公子大喜过望，只是……

第九章 葵姬

却说改朝换代伊始，源氏公子升任为大将，身份更是尊贵显赫，万事一时间也都变得得意兴盎然。然而碍于身份，未敢稍有逾越；幽会私通之事，均暂得收敛。这可苦了各处情人，个个望眼欲穿，怨恨悲叹。他自己也因恋慕着那个冷漠的藤壶皇后，更是悲伤慨叹。这或许是应得的吧？

自桐壶帝退位后，藤壶皇后严若普通宫人，日夜侍候于帝侧。弘徽殿太后醋意大发，愈加迁怒于她。索性常人儿子朱雀帝宫中闹居。藤壶皇后没了对手，倒也落得安心。自让位以来，桐壶帝悠闲自得，甚觉如意。往年春秋佳田，铜壶院均要举行管弦乐会，规模自然盛大，热闹非凡。如今惟有一事牵挂于怀：皇太子别居冷泉院，不能常常得见，且尚无后援，故甚为担心。便命源氏大将为其保护人。源氏大将担此重任，不免又惧又喜。

且说已故皇太子与六条妃子所生的女儿，赴伊势神宫当斋宫的日期渐近了。而六条妃子早已觉得，她与源氏大将的爱情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，况且她也不放心让这斋宫独自前

往，倒不如以照顾女儿为名，跟她同赴伊势，就此一刀两断吧！桐壶院闻得消息，面色不悦地对源氏公子道：“吾弟在世之日，百般宠爱于她，你切不可轻薄慢待她。而斋宫，我也视她如同自己女儿。倘你任情恣意，轻薄好色，势必负我一番心意，遭受世人讥评。”源氏公子心中也觉父皇言之成理，不敢吭声，只得恭敬受训。上皇又道：“无论何人，你不可使其蒙受耻辱。皆应彬彬有礼，诚恳待人，否则女人们定要怀恨。”源氏公子闻此，心想：“我那些离经叛道的行为，倘被他知晓，怎可了得！”一时心中骇然，惶恐不安。赶紧告退而出。

桐壶院自然也知道源氏公子和六条妃子的关系，故有此训。然而此事未免也太草率，有伤六条妃子名声。公子心中有愧，很想今后对她多加亲近，但又不便公然示意。六条妃子，自念年纪比他大，觉得很不相称，因此渐渐冷淡。源氏公子揣摸她的心意，便顺其自然，对她也不再过分亲热。由此六条妃子更加怨恨源氏公子的薄情，时时悲痛不已。

那位模姬，听世间传闻源氏公子薄情寡义。于是坚定主意，决不似别人那样受他的引诱。因此对于源氏公子的信，她置若罔闻。只是偶尔回他一封短书，语气平和，倒不使他难堪。故源氏公子倒始终觉得此女子甚是可爱。

却说葵姬虽不满意源氏公子的轻薄行径，但又认为过分干涉恐适得其反，因此并不十分嫉恨。况且她已有身孕，一想到此，心中便愁闷不堪。源氏公子得知她已怀孕，庆幸不已。父母亲等亦都欢喜，但也不免担心，便举行种种佛事，以求平安。这期间源氏公子自然不免忙碌，何曾有闲去光顾六条妃子等人毛邪呢？

时逢贺茂神社斋院修行期满，卜定弘徽殿太后所生三女公子为继任人。虽桐壶帝与弘徽殿太后视这女公子为掌上明珠，但也不得不忍痛割爱。因此斋院入社的仪式更是非寻常可比，异常盛大隆重。祝祭之时，除了规定的仪式，又增添了许多新颖别致的节目。这全随斋院的身分高下而定。

入社前几日举行拔楔仪式执事的公卿皆选用声名高贵，容貌端庄之人，实在讲究。他们衬衣的色彩，外裙的花纹，以至马和鞍橙，也都搭配合理，相得益彰。皇上御旨，令源氏大将也一同出游。供女宾乘坐的游览车，装饰得美妙绝伦。她们的衣袖裙裾露于帝下，随风舞动，鲜艳夺目。两旁临时搭起的看台，竞相粉饰，尽显主人富贵。大道上熙熙攘攘，冠盖相随，实在有很大的皇家气派。

葵姬平时一向不喜热闹。况且怀孕后精神不畅，更是不想出门。但众侍女纷纷怂恿：“叫我们自个悄悄地去，多没趣啊！今天的盛会，连那些村夫野老也都远远地携妻带儿赶到京城来，想一睹源氏大将的丰姿。而我们夫人却不去看，岂不可惜？”葵姬的母亲听到此话，也禁不住劝她道：“你今天精神尚好，去看看吧！你若不去，这些侍从们都没趣呢。”葵姬只得答应。母夫人即命备车前往。

日上三竿，已近晌午时分。葵姬服饰装扮极为朴素典雅。这一行华丽的车辆和侍从来到一条，只见无数游览车辆紧密排列，竟无立足之地。于是侍从车中那些身分高贵的宫女，便喝令那些身份低贱者的车子退避。却有二辆牛车，毫不退让。但见车上挂着精致的帘子，外面装着旧席。车中妇人身着素装靠坐于后，大概是不想招人注目吧！车旁的侍从没料到竟有人赶他们走，便气势汹汹地走过来说道：“识相些吧！这二辆车子可非比寻常呢。”

“不许葵姬夫人的侍从动手。两方侍从都年轻气盛，且喝了酒，便争吵起来，无法制止。葵夫人方面几个年长随从即出来调解道：“不得争吵！”可哪里奏效呢？

这二辆车子本是伊势斋宫母亲六条妃子所乘。今日她或许心请不快，所以悄悄出门游览。她原本不欲让人发觉，然而却被葵夫人侍从们一眼瞧破。于是便讥讽道：“有何大不了的啊！难道依恃源氏大将的势力么？”葵夫人侍从中有几个为源氏大将家人，他们觉得对不住六条妃子，然而也不便出来替她说话，因此佯装不知。结果葵夫人的车子赶了过来，使六条妃子的车子被挤在葵夫人及其侍女车后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六条妃子觉得看不看无所谓，只是微行被人识破，又无端遭受辱骂，此等恶气实在让人难消。

六条妃子车上驾辕台已被葵夫人家侍从损毁。只得将辕搁在别家破车数上固定，模样甚为寒酸。她懊恼不已：“何必来此受罪呢！广然而悔之已晚！想就此回去吧。可被别家车子挡住退路，如何去得了！正在纳闷之时，只听得众人喊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六条妃子听到喊声，始知源氏大将的车将行过。觉得如此可恨之人，却必须在此恭候他的驾临，委实难受之极！她虽想见源氏大将，可这里却非“竹林丛前处”呢！源氏大将当然不知，也并未停马回头，便扬长而去。她深感如此插曲也是徒添气恨罢了。

这一日的游览车装饰得富丽华贵，胜于往日。许多美貌女子拥坐车中，竞相将衫袖裙裾露出帘下，以让人一观。而源氏大将漠然而过，不甚在意。偶尔认出某某情人的车子，却也回眸示意，暗送秋波。葵夫人的车子特别惹眼。源氏大将一行经过时，神色郑重，肃然起敬。六条妃子见此，更觉无地自容，伤心之极，于是默默吟道：

“此番窥见狂童身，徒自悲怜薄命人。”吟罢，不觉珠泪盈眶，却又竭力隐忍，深恐为人所见。转而却暗自庆幸：如此超凡脱俗绝世容貌，今日倘若错过，倒是莫大憾事。

源氏大将行列中人，尽皆装扮一新。位置先后早已按身份排定。而那些装束华美艳丽的公卿，在源氏大将的映衬之下，全都相形见绌呢。只因今日特别隆重盛大，大将便选用伊豫介的儿子，右近兼藏人的殿上将监作临时随从，其他随从也尽皆风度优雅端庄。这一行列真是威武雄壮。众人见源氏大将如此风光，也不由得赞叹不已。

这人群中，也有中等人家的女子，戴了女笠，扎着衣裾，往来观赏；也有出家修行的尼姑，颠来倒去地来看热闹。若是平时，众人一定对她们厌恶不已：“这真是自找苦吃！但在今日，大家也颇以为然，更有那些满口无牙，两颊深陷，垂着白发，弯腰驼背的老太婆，搭手于额，望着源氏大将的容姿，竟也目瞪口呆，如醉如痴。还有那粗鲁无知的平民，全忘了自家丑态，傻呵呵地笑着。还有一些为源氏大将所不屑的地方官的女儿，也乘了刻意装扮的车子，故作娇媚之姿，以期大将青睐。其中有几个曾与大将偷情的女子，见得他今天的英姿，也自惭形秽，叹息不已。

坐在看台上观赏的桃园式部卿亲王，见源氏公子如此神采，不禁想道：“此人真是容光焕发，丰姿绰约，该不是有鬼神附体吧？”他如是一想，倒觉得恐怖顿生了。而此时他女儿模姬也是浮想联翩：多年来源氏公子向她真挚求爱，确也感人至深。即便普通男子，恐怕女的也会心动，更何况是美貌超凡的源氏公子？此人本是多情之人！于是不免有些倾心。但也并不欲表示亲近。听见青年侍女们对源氏公子赞不绝口，她不由得格外厌恶起来。拔楔仪式后，即举行正式的贺茂祭礼。葵姬没有再去观看。有人将拔楔时争夺车位的事件告知了源氏大将。源氏大将想：“葵姬为人稳重，自己虽无欺辱别人的心思，但有时难免思虑不全，又有些冷酷无情。她没想到两女共事一夫，就应相互礼让。自己没个榜样，下人们自会明作非为，以致做出那种毫不谦让的事来。而六条妃子生性温雅柔顺，恭让知礼，如今受此欺侮，不知何等悲愤？”他感到对她不起，便专程前往慰问。此时六条妃子的女儿正在哪内洁身斋戒，她便以不可褻染神明为由，加以谢绝。这借口不无道理，源氏大将虽明知遭了拒绝，却也只得暗自恼怒：“冤家直解不宜结，何必如此拒人千里之外呢？”

心情郁闷的他也懒得去会葵姬了。先赴二条院，再出门去观贺茂祭。他到紫姬所住的西殿，命惟光准备车辆，并对那些天真幼稚的侍女们说道：“你们也跟去看看热闹，岂不很好？”紫姬经过精心装扮，显得娇艳无比。源氏公子看得心花怒放，微笑道：“来，我陪你同去看看。”源氏公子用手抚摸着紫姬光洁柔软的头发说道：“头发该剪了。今天想是好日子吧？”便唤过一个占卜时日吉凶的博士，令他卜个吉日。又吩咐众侍女：“你们先去吧！他看看这些侍女美丽的衣饰，与梳扮齐整的头发，倍觉娇小玲戏。

吉时已至，源氏公子道：“我来替小姐剪吧。”拿起剪刀，却无从下手，说道：“如此浓密，不知还要长多长呢？”接着又说道：“头发无论怎样长都无伤大雅，可额发还是稍短些的好。如果都是短的而没有长些的拢到后边，便简单而缺少趣味了。”剪罢又祝福

道：“郁郁青青，长过千寻！”紫姬的乳母少纳言听了这祝词，极感荣幸，忙来称谢。公子又吟诗道：

“难测海水深千寻，延绵存藻惟我知。”紫姬答道：

“海水虽有千寻底，潮落潮生无定时！”紫姬挥毫将此诗书于纸上。那执笔之态，很见干练，却又木乏天真可爱。源氏公子自是欣喜无比。

这一日，前往观贺茂祭的游览车更是异常拥挤，难得空隙之地。源氏公子欲将车停在马场殿旁，却难觅一合适之地。正犹豫间，忽见近旁停着一辆华丽女车，里面乘了许多女子。其中一人从车中伸出一把扇子，向公子的随从招呼道：“停在这里吧！我们让出地方与你。”源氏公子想这女子未免轻狂，不过这地方倒确是不错。即令驱车过去，招呼女车中人道：“你们怎会找得这等好地方，真令人羡慕呢！”便接了那扇子，展开细瞧，只见上面题着诗句：

梦里青丝终难求，只因君处异地扎墨迹尚湿，一看便知是内侍手笔。源氏公子想：“真是好笑！人老珠黄，却还自认是年少之人，与我撒娇扮痴。”当下很是讨厌，恨恨填了两句答诗，将扇子还与她道：

“花间芳径君行早，却言待我更是空！”这老侍女一见，顿觉气愤。当即写道：

“神灵原本无灵物，徒认空名懊悔迟。”

源氏公子车中有女眷，不便卷起帘子。不想这竟惹得众人猜忌。他们想道：“前日拔楔时，他气度何等威严，今日却随意闲游。是谁与他同车呢？想来定非寻常之人吧！”大家任意猜测。源氏公子觉得刚才与那种老女人纠缠，真是不值。但若送诗给别的优秀女子，她们或许因顾忌同车女子而生非议，都不一定会回复的。

却说六条妃子自从前日受辱后，更加怨恨源氏公子的无情，对他已心如死灰。但又觉得毅然赴伊势独居，日久则难免寂寞无聊，反倒被世人当作笑料。可是，想留在京城，却如此受人侮辱，实是尴尬不堪啊。正如古歌所言：“钓者浮标似我心，动荡不定逐海潮。”她心中犹豫不决，日夜烦恼，更加苦不堪言。

源氏大将对六条妃子下伊势之事，并不觉得奇怪。只是对她说：“你厌恶我乃清理中事，因我实是微不足道的。不过，凡事须思虑前后，我们既已结缘，总应有始有终才好。”于是六条妃子难决行止。那天她本是乘兴出游，不想受此打击，从此万念俱灰。

恰逢此日，葵姬不知被何等妖怪所迷，忽然病得厉害。家中上下请人，无不叹息奔忙。源氏公于此时已不便再去眠花卧柳，二条院也难得回去了。他平日虽不甚喜爱葵姬，但毕竟是身分高贵的正夫人，对她却总是另眼相待的。尤其葵姬已有身孕，如今又患病在身，源氏公子怎不担惊受怕呢？便请了高僧，在宅内作种种法事。作法之时，高僧说出许多死魂灵之名。其中有一魂灵，总是附在病人身上，不肯依附替身童子。无奈只得再请法力精深的高僧来驱妖。可这魂灵顽固异常，终不见奏效。左大臣邪宅内众人，便左右猜测是公子情妇魂灵作祟，可怎猜得着？其中几人窃窃私语道：“莫不是六条妃子及二条院紫姬等人的生魂在作祟？”请博士占卜，却又无定论。虽说是鬼怪迷人，但葵姬也没与什么人结下深仇大恨呀？倒可能是她那故去多年的乳母，或是世代与她家结怨极深的鬼魂，乘虚而人纠缠她吧！

葵姬终日噪泣，咳嗽呕吐不止，显得痛苦异常。眼见病情日趋严重，而又无计可施，众人激政不已，一时全府上下一片慌乱。铜壶院甚为关怀。问病使者往来不绝，又作种种法事，为她祈祷平安。如此皇恩浩荡，若有不测，太让人惋惜啊！朝野尽知葵夫人病状，无不牵挂于怀。六条妃子闻得如此，竟大为嫉妒。多年来本与葵姬并无猜忌，惟因争夺车位一小事，心情才口愈烦躁，神思恍惚这是左大臣一家所不曾料到的。

六条妃子这般愁闷，身心亦异常疲敝。故欲请僧人作佛事，以祈祷健康。可女儿斋宫尚未离去，不便于府内举行。便决定暂移居别处，诵经拜佛。源氏大将得知后，甚为牵挂妃子近况，稍作打算便前去探访。源氏大将微服前往，道明来意：近来关怀不周，确有意意外之

事。怠慢之罪，望求谅解。随后谈及葵姬病情，道：“我并不何等费心。仅因她父母甚是着急，痛苦不堪。我又不能闲视不管，只得有所看顾。你倘能心地宽宏，原谅此事，我就不胜欣慰了。”他见妃子神色较往常憔悴，觉得此事亦不好责备，深表怜悯。

二人彻夜倾谈，不觉天已微明。虽隔阂未能尽消，公子亦只好辞别。六条妃子望见他那风流倜傥的身影，又不忍让他独自远行。但一转念：“其正妃素受亲宠，如今又有身孕，所有情爱定集于一人。我痴心翘盼惠临，不是自讨苦吃吗？”越想越觉哀愁。日暮时分，源氏公子来了一封信。信中写道：“近日病体初愈，熟料今又加重，故未能抽身……”

“六条妃子猜想定是托辞，便答了一封信：

“情淖中人襟常湿，泥田陷足日恨深！古歌云：‘悔汲山井水，虽浅却湿袖。’君合治如此井啊。”

源氏公子读罢，思想所交往的女子，此人笔迹最优秀。便想：“世上之事，真是费解！我所镇爱的情人，品性容颜各具其妙。若集诸长处于一人，那多好啊！”一时郁郁不乐。见天色已昏，忙再书一封：“来信中‘虽浅却湿袖’，不知浅自何处？皆缘卿心不深，反倒责我情薄吧！

卿为浅濼湿袖人，我居深渊已无身。若非病人，我定亲奉此书。”

话说葵姬被魂灵附体，情势转危，痛苦不堪。世人纷纷传言：定是六条妃子生灵及已故父大臣鬼魂缠身。六条妃子闻知此事，满腹忧虑。暗讨：“我仅伤及自己，并未怨怪别人，何至于此？仅听说过于偶郁，灵魂会脱身而纠缠他人，此事亦难辨真庸？”近年来她为各番不幸忧思烦恼，尚未如此柔肠寸断。自拔楔那日被夺了车位，受人蔑视，身蒙耻辱后，整日忧伤怏怏，难以入眠。每逢迷离人梦，她总觉得自己身处某一洞房清宫，同一人纠缠不休，常凶猛暴戾无比，痛袭此人。但这毕竟是在做梦。她常想：“唉，惭愧！果真我的灵魂会出窍，去伤害葵姬么？”又觉得非出本心，甚是奇怪。她又想：“些许小事，世人都要说长道短，何况于我这等行为，若传扬开去，定遭世人非议了。”她珍惜名声，反复思量：“倘是离世之人，怨魂不散，纠缠害人，世间倒有其事。即便于我，也要痛伐恶诛，更何况我乃一活人，若被人扬此恶名，还有何颜面？这全是因我爱上了那薄情人，往后决不再顾念他。”正如古话：“想不想时已是想，何不连不想也不想片

由于六条妃子心绪不佳，原定女儿斋宫去年入禁中左卫门府斋戒，只得推迟至今年秋方入左卫门府。九月将迁居峻峨野宫修行，眼下正忙于准备第二次拔樱。正值此间，六条妃子整日精神迷离，躺卧于床。众侍女异常惊慌，便举行种种法事，为她驱魔除病。然而并无多大病状，仅是郁郁寡欢，烦闷度日。源氏公子虽常来探问，然而因为葵姬病重，亦无多少心思了。

葵姬怀孕后，离临盆尚有一段时间，大家均未特别在意。岂知一日忽然阵痛频频，乃是分娩迹象。于是各处法会祈祷声终日不绝。然而那个顽固的魂灵，一直附在她身上，形影不离。众僧都认为此胎极怪，尽了万般法力，才让她镇静下来。此怪便借葵姬之口说：“法师稍稍宽缓些，我有话对大将讲！”众侍女互递眼色，惊道：“是了，其中必有隐情。”便将源氏大将让进帷屏。左大臣夫妇暗想：“恐是大限到了，想必有遗言对公子说吧。”便退了回去。正在祈祷的僧众都放低了声音，齐诵着《法华经》，气象甚是庄严。

源氏公子撩开帷屏垂布入内，但见葵姬容颜美丽，只是略显消瘦；腹部高高隆起；姿态娇弱中带着憔悴。即是旁人见了，也觉痛惜，更何况源氏公子呢？源氏见葵姬如此模样，不由又悲又怜。葵姬一袭白衣，映着乌黑头发，色彩分明。那头发浓密修长，用一带子束着，散于枕上。源氏公子见了，心里不禁为之一振，伤感之情消释许多。痴想道：“她平素太过端庄，此刻如此装扮，倒更显得娇媚动人！”随即轻轻握住她的手，温言

道：“唉，你受如此折磨，着实令我伤心啊！”说罢党呜咽起来。葵姬原本严肃而腴腆，如今带着满脸倦意，凝望着公子，不觉泪珠盈眶，滚了下来。源氏公子见此，更是肝肠寸断。葵姬哭得甚为厉害，公子料想她定是不忍离别双亲，今又疑惑是与丈夫永诀才伤心致

此。便柔声劝慰道：“别想得太过严重了。现虽有痛楚，可你气色还好，不会有什么事的，安心养着吧。倘有什么事，我俩夫妻恩爱，定能长相厮守。岳父母与你也有前世深缘。生死轮回，必有相见之时，别再悲伤了。”

附于葵姬身上那魂灵答道：“不不，我并非此意。只因身心痛苦异常，忧郁成结，魂不守舍，偶然游荡来此罢了。绝非有意相扰，万望法师宽恕。”语调柔顺可亲，还吟出一诗：“郎君快快结前裙，系我游魂返其身！”那声音神态，全非平常葵姬，竟似换了一人。源氏公子大惊，细一思量，此人竟是六条妃子。以往众皆谣传，他总以为有人别有用心、胡言乱语，往往加以驳斥。如今亲眼目睹此等怪异之事，甚觉人世可厌。心中不免悲叹连连。便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？务请明示于我！”岂知回答时态度及口音全是六条妃子！此情此景，奇怪二字已不足形容。不知众侍女是否留意源氏公子此时那尴尬情状。

那魂灵的声音逐渐消逝。其母以为葵姬如今身体舒适了些，便送了碗汤药过来。众侍女正待扶她喝药，不料一阵剧痛，婴儿竟离身了。众人自是欢喜不已，一片忙碌。但移附于替身童子身上的众魂灵却忌恨孩子平安降生，大声骚嚷起来。众人不免又提心吊胆，深恐再有不测。许是左大臣夫妇及源氏公子平素修行法事而功德无量，落胎一事终于平安了。主持法事的众僧人皆感欢喜，见其平安无事，便纷纷告退了。家中请人连日悉心看护，均感困乏难支，方稍作休息。左大臣夫妇及源氏公子料想今后可保无事，俱各安心了。为酬谢神明，法事重又举行。众人皆悉心照料那初生的婴儿，倒对病人有了疏忽。

闻得源氏大将喜得贵子。上至上是，下至亲王公卿，无不赠送珍贵物品前来贺喜问安。庆贺之夜，奇珍异宝、绢纱绸缎多不胜数。礼仪隆重，热闹非凡。众人无不欢天喜地。

葵姬安产的消息传遍了四处。六条妃子闻知后，心中好不平静。暗想：“不是早就危在旦夕了么，何以又平安无事呢？”她渐渐回思起自己魂灵出游的种种情形，忽觉衣上透出葵姬枕边的芥子香气。她不由惊诧，便匆匆洗发更衣，欲去看个究竟。孰知香气仍久久不散。不禁忖思：“此翻行径，我自己尚觉不齿，旁人得知，岂不大肆宣扬？”可此事又无人可语，只得闷在心中，独自愁叹。她的性情便越发乖僻起来。

葵姬平安分娩，源氏公子心中亦很宽慰。他很有些时日没去探望六条妃子了，心中不免愧疚。但想起那魂灵附身的怪事，又很是懊恼。即便见面，又有何话可谈呢？大家心中还是不快的。左思右虑后，决定还是不去的好。只写了一封信去问候。

自葵姬得了此大病后，身体甚为羸弱。众人均放心不下，怕再出意外。源氏公子也成天守护于病床前，足不出门。葵姬仍有些不适，不能像平日那般与源氏公子畅谈。左大臣虽担心葵姬病体尚未痊愈，但看情势决非几日即可康复，故并不很着急。见婴儿甚是可爱，亦觉欣喜。

婴儿眉目清秀，酷肖东宫太子。源氏公子见了，不免心有所念，便欲去看望。便在帘外说：“你因病重，我尽心看护，足不出户，故而久未进宫，甚是牵挂。今回想回去一回，但有话需与你谈。可你隔帘传话，岂不形同生人么？”侍女也极力劝请夫人道：“夫妻间，毋须拘谨小节。夫人虽病体衰弱，未加粉饰。但与公子见面，又何必后怕呢？”便在夫人榻侧设一座位，让源氏公子进来。两人就对面交谈。葵姬时时对答，但因病后虚弱，颇感吃力。源氏公子想起前些时候，葵姬垂危的样子来。面对眼前容颜，犹如身在梦境。且谈了些病势沉重时一些事情。忽又忆起气息奄奄的葵姬那日突然魂灵附体、侃侃而谈时的怪相，心中不免恐怖起来，便对她道：“唉，还是B后再谈吧，如今你身体虚弱，该静养才是。”又劝她服些汤药。众侍女见此情景，皆高兴地想：“尚不知他何时学会照顾病人的。”可怜葵姬这一绝色佳丽，只因病魔困扰，玉容消减，神情萎靡，无奈只得寄于病榻。她头发浓黑，松松地堆于枕畔，而丝毫不乱，如云霞一般美丽，真是“病若西子胜三分”！源氏公子凝眸良久，不由自责：“如此动容之人，我却未称心，有何道理呢。”便对她道：“我且进宫见了父皇，即刻回来。二人能如此促膝而谈，我真是高兴！近来岳母常来伴你，我来得过勤，恐她怪我不懂体谅病人，故我不便多加亲近。其实心中很不好受

呢！愿你身体早日康复，我们便可同住。或许岳父母太过钟爱你了，要木何以好得如此慢？”说罢便起身告辞。公子服饰鲜丽，英姿逼人。葵姬躺着目送他去，眼光竟然比平常亲热起来。

当时正值秋季“司召”之时，京官升迁任免，须在此时决定。左大臣也须入宫，切磋商讨。而那些世袭显贵的众公子，时常混迹于左大臣前后，讨好取宠。一日众人都簇拥着左大臣入宫去了。邪内顿时人走屋空，沉寂起来。兀地，葵姬病情加剧，喘咳不止，痛苦异常，尚不及向宫中传报，便香消玉殒了。

噩耗传来，左大臣及源氏公子等皆大惊失色。匆忙退出，足不点地地奔回府中。本欲此日晚，办理“司召”，如今出了此等意外，只得万事中止了。

回至官哪，早已嚎天动地。在大臣和源氏公子也不免悲激欲绝。时值夜半，欲请比睿山法僧来做功德，实亦不能。众人均以为安产后病体稍有康复，看来已无大恙，故不曾在意。岂料祸从天降，如晴天一个霹雳，顿时邪内诸人乱作一团。不时，各处唁客便络绎不绝前来吊丧。家人惊甫未定，哪有心事收拾局面。一时手忙脚乱，无法应付。亲友大放悲声，旁人亦觉肝肠寸断。葵姬曾屡屡为鬼怪所迷，后又渐渐苏醒。众人以为此次又是鬼怪作祟，所以并未移动枕头，企望还能醒来。静候两三日，容颜逐渐变化，方知已无望生还。绝望之余，众人又痛哭一场。源氏公子既为葵姬之死伤心，又为六条妃子之事落泪，甚觉人生苦短，福祸难料。生出“今日脱鞋上床睡，不知明朝穿木穿”之感叹。对于请亲友殷勤吊唁，也不予理会，只是成天忧思哀叹。

桐壶院也很悲痛，遣使隆重吊唁。左大臣家中虽遭不幸，却承蒙皇上恩宠，悲哀中平添有一丝欢喜。左大臣悲喜交加，流泪不止。他听从众人劝慰，一面举行庄严隆重的法事以祈求女儿复生；一面千方百计施行种种挽救措施。然而尸体渐至腐坏，父母诚心期望，终未过是一场梦想。无可奈何中，只得将遗体送往鸟边野火葬场。

鸟边野广阔原野上，到处都是送葬人及各寺念佛僧众。上皇、藤壶皇后及东宫太子所派使者与众人一道追思悼念。左大臣悲痛难抑，老泪纵横：“孰想我这把年纪，意身逢此等木幸，命运如此多舛，何日方是尽头！”众人睹目伤怀，无不流泪，悲号声响遍四野。葬仪隆重而盛大，喧扰了一夜。第二日拂晓，大家方依依归去。

生死虽为人世常事。但源氏只见过夕颜之死，或许经历变故不多，故伤痛悲绝，非比寻常。时值八月二十后，残月斜挂，凄凉无限。左大臣于归途中追思亡女，心情郁结，一愁莫展。源氏公子见了，益增悲戚，眺望长空，悲泣而吟：

“丽人似青烟，依云上碧天。凝视长空夜，点点令人怜。”

源氏公子回至左大臣府脉，彻夜难眠。忆起葵姬那绝世容颜，不禁连连懊丧：“为何总以为她会谅解我，总是一味任性行事而让她心呼幽怨呢？她终视我情薄洒手抱恨而去了！”缅怀往事，更觉悔恨难当！他穿上浅黑色丧衣，又神思恍惚地想：“如我先舍她而去，她定会穿深黑色丧服追悔我吧！”遂又吟道：

“遵制丧衣已色淡，袖泪成渊界仍多。”吟罢设香念佛，神态谨严恭敬。随即低声确道：“法界三昧普贤大士……”

仪态亦甚庄重。

源氏公子见那新生婴儿，遂想起古歌“若非剩有遗孤在，何以追怀逝世人？”更是心如刀绞。他想：“此话倒有道理，倘使连个遗孤也没有，则不知有何等伤悲啊！”

女儿碎然亡故，老夫人悲痛难支，竟病倒在床。众人又是一阵慌乱，忙请得道高僧大修法事，以祈祷平安。光阴差再，眼见过了七七。其间每度超荐亡魂，老夫人总觉此事太过突然，不相信女儿真个已死，一味悲伤嗷泣。天下父母谁不痛惜子女？即便儿女粗笨，也觉可爱，更何况葵姬那般贤慧伶俐。故左大臣夫妇常伤心落泪，众人也皆黯然。

源氏大将不再光顾二条院及诸情人处，只写几封信去问候。整日凄苦愁叹，专心为亡妻诵经念佛。六条妃子也以跟女儿斋宫赴禁中左卫门府斋戒为由，不再写信与源氏公子。源氏

公子早已痛感人世无聊；如今又痛失爱妻，更感世事皆空，无可留恋。若木为那婴儿，倒想遁入空门。然而忽又想起西殿那孤苦伶仃之人，心中不免挂念。他每夜独宿帐中，虽有众宫女侍候，然总觉寂寞难奈。常想起古歌“秋日生离犹恋恋，何况死别两茫茫”之句。安寝后亦是恍恍迷离。便选嗓音优美的僧人，晚间在榻侧诵经念佛以驱寂寞。然破晓时闻此佛号，倍生悲凉。初冬渐至，寒气沁入肺腑。公子不惯独宿，惟觉长夜漫漫。一日清晨，朝雾浓重，忽有人送上一封深蓝色系有一枝初绽菊花的信来。源氏公子觉得甚为风流雅致，细看方知系六条妃子所写。信中道：“久本问候，此心尚望谅解。

近闻辞世悲欲绝，遥知孤身袖未干。因今日晨景迷离，聊以自慰，谨呈短柬以表寸心。”源氏公子读罢，觉得此信较之往日更富才情，教人爱不释手。但转念一想：她自个害了人，尚佯装不知，写信来，真乃可恨！倘就此与她决绝，不通音讯，岂不折损了她的名声？心中踌躇难定。后又想道：“死者已逝，皆为命中注定，何必责怨别人呢？”不禁有些回心转意。对六条妃子的恋情终不忍断绝。想写信回复，又念及妃子正陪伴斋宫清心洁身，不宜阅读丧家书信。继而又想：她特地来信，我若置之不理，未免木留颜面。便于一紫灰色信笺上写道：“久疏问候，但倾慕之心，未敢懈怠。只因身着丧服，不便致信，乞蒙谅解。

朝露先凋后亡别，情深枉费执念时。你心怀恨实可理喻，但请勿忘却此等厌恶之事。你正斋戒，恐不宜阅此信。我值居丧，亦未便多言。”

六条妃子当时已回至私邪，便悄悄展阅复信。源氏公子那含蓄语意，她当即明了。不由暗忖道：“原来他全已知晓！”心中懊恼不已。又想：“我身蒙不幸，能有谁怜？今又落得个‘生魂祟人’的恶名，倘桐壶爷闻后木知作何感想呢！他与亡夫前皇太子乃同胞兄弟，情谊深厚。亡夫弥留时，曾遗言将女儿斋宫托付于他。桐壶爷也常说‘我定为弟照顾此女’又多次劝我留居官中。可我乃守寡之身，自当远离红尘，故而离宫远居。孰料遇此冤孽，堕入迷离春梦，平添无限苦楚，而今又流传恶名。我命好苦啊！”她心思迷乱，精神颓丧。六条妃子不仅容貌出众，且其情趣高雅，素以才女著称。此次斋宫迁居嵯峨野宫，也曾兴办过各类饶富情趣的事。自陪女儿抵达野宫后，常有几个风流公卿不畏霜露，披星戴月赶至嵯峨野宫一带野游，以求邂逅六条妃子。源氏公子闻听此事，思忖道：“并不为怪。想那妃子才情绝世，品貌非凡。如真个看破红尘，出家为尼，那才寂寞难奈呢。”

葵姬七七四十九天佛事中，源氏公子足不出户，一直幽居于左大臣邪内。头中将现已升为三位中将，知他不喜独居，甚为同情，故常来作陪。为他讲述世间种种奇闻逸事，以驱忧解闷。庄重的事情有，轻薄的事情也有。尤其有关那个内传的事，常被当作笑料。源氏公子听他谈及内侍，总劝诫道：“实是罪过，再别拿这老祖母开玩笑吧！”二人毫无顾虑，互谈种种寻花问柳的旧事。例如某年春某日夜于一邪内相遇某女，及秋天源氏公子与未摘花幽会后回宫的早晨被头中将嘲笑等。但到头来往往往是感叹人世多变，不觉泪湿襟衫，相互而泣。

一日雨后黄昏，天空彤云密布。中将一时兴起，除去深色丧服，穿了素色衣装，翩然来访源氏公子。他显得风姿勃发，使所见者莫不惊叹。此时公子正斜倚于西面边门一栏杆上，闲赏庭前枯萎凋零的花木。此时凄风冷雨不断，公子心坏悲戚，泪水如檐外雨滴，静静淌下脸颊。他两手托腮，独自沉吟“为雨为云今不知”，风度滞酒中略透凄艳。中将心魂为之一动，注目良久，忖道：“一个女子倘离如此男子而独赴黄泉，其魂灵定然不忍离去吧。”便走近前去，于对面坐下。源氏公子衣衫不整，但素朴大方，自有非凡气度。中将眺望长空，凄凄吟道：

“为雨为云皆漠漠，安知何处是芳魂。去向不知了！”源氏公子吟道：

“专魂若为燕游雨，漠漠长空也泪淋。”中将见源氏公子吟时凄容满面，哀思深切。暗想道：“原以为公子多年对阿妹并无深爱。只因得桐壶爷屡次训诫他，父亲苦心疼爱，母亲

与他乃姑表之亲，有些种种干系，才使他勉强塞责罢了。今儿看来是我错看了他，他原对这正夫人是疼爱有加啊！恍然大悟之后，倍觉葵姬之死甚是可惜。仿佛家中失却了光彩。中将离开后。源氏公子见凋萎的草丛中尚有龙胆及抚子花开得极为艳丽，便命侍女折了枝抚子花，附上书信，派小公子的乳母宰相君送与老夫人，信中写道：

“篱下鲜花枯草畔，凝似残秋遗情物。以花比残秋，老夫人定认为那花要逊色吧？”她看罢此信，想起小公子天真烂漫的笑颜，泪如枯萎的树叶，簌簌流落腮边。勉力吟道：“草枯篱畔花虽美，看罢总道袖不干。”

源氏公子闲居宅内多日，甚觉无聊，忽然想起了模姬。她平时态度虽较冷漠，但照其性情推测，如今对己丧妻之痛定会同情，或许能给我些安慰。便写了封信。信送到时，已是日暮。虽久未通信，但模姬的众侍女知道以前曾有过信来，并不为怪，便将信呈上。模姬见一张天蓝色纸上写道：

“岁岁悲秋均尝味，泪多独在此黄昏。真乃‘年年十月愁霖雨’。”众侍女劝道：“此信可是用心写就的，比以往的更添风趣，若不理睬，似乎不妥吧！”模姬也正如是思量。便回复道：“知君深宫孤寂难奈，贱妾不胜心伤。正如古歌所说：‘恋情尚着色，虽浓亦可观。我方无色相，安敢与君看？’是故未能前往吊慰，乞望谅解。并附诗曰：

每逢秋零悲永别，此番风雨惹人愁！”此信语意含蓄，用淡墨色写成。模姬亦觉满意。世间之事，原本是实际总不若预想那般顺利。源氏公子脾性也正好如此：他对那些性格倔强的人，恋慕尤为深切。他据此推想：“模姬从来不许我求爱，却又时时向我透露风情。由是看来，她与我可是可互道真情的。仅因她不愿用情太多，恐惹人注目而已。我可不想把西殿那人养成这种性情。”他推度紫姬近日定很孤寂无聊，对她甚是想念。然而于她仅如关怀一无母的孤儿，并非虑及她如其它情人会因久别而生怨，因此心里不免快慰许多。天色尽黑，源氏公子教人移来灯火，叫了几位亲近侍女陪坐闲谈。其中有个中纳言君，暗中早与公子有染。后因公子居丧，方未有此种行径。众侍女都暗中称赞：到底是一个气节高尚之人。公子道：“近来大家抛却诸事，亲切团聚于此，倒甚于夫人在世时。不知日后能否再有机缘，真有些恋恋不舍呢。除去别离悲拗，念及此事，不免让人伤心！”众人听得此话，无不暗自饮泣。一人道：“提起那桩事，真有些黯然神伤，可又无可奈何！念及公子终将另赴他处，不复回归，真让我等……”

话到此处，早便咽无语了。公子看看众传文，甚觉可怜。便道：“哪能丢下你们不管呢？我并非薄情之人！倘若仔细思量，定能知我一片衷心。可惜我寿命也是长短无常啊！”说罢，目视灯火，泪光盈盈，凄艳异常。

有个叫资君的侍女，父母皆亡，平素深得葵姬怜爱。源氏公子觉此女可怜可爱，便对她道：“资君，往后我作你庇护人好了。”贵君便嚶嚶地哭开了。她穿着件衬衫，颜色墨黑。外面还罩了件墨色上衣及营草色裙子，姿态玲戏娇美。公子又对众人说道：“惟愿不忘旧情者，且耐住眼下之寂寞时光，于此照顾这个婴儿。如今已是凤去台空，若再四处奔散，就更添冷落了。”他劝大家依旧相处共住。可众人皆想：“唉！自此恐难再见你的光临了。”全都生出落寞惆怅来。

左大臣拿出众多日用物品，及吊唁死者的种种遗物，按照各自身份，一一作了赏赐。随意分赏，并不张扬。

再说源氏公子幽居已久，实在难奈孤寂，沉思默想后，便决定入宫参见桐壶院。临行前日，天公知意，降下一阵雨来，似酒同情泪，寒风掠动枯叶，更显萧条颓败。众人皆侍立一旁，垂头无语。源氏拟定出宫之后，当夜泊宿于二条院私宅，侍从人等便各领差事，先赴二条院准备迎候。左大臣邪内请人无不悲痛欲绝。仿佛公子此别将不再回。左大臣夫妇见此情景，更添新愁。

老夫人接到源氏公子一封来信，其中道：“只因思念父皇日久，故以即日入宫拜谒。虽非久别，但遭此厄运，尚括微命于今，心且烦乱如麻。本应前来一叙，恐添愁绪，放他日再见。”老夫人两眼昏花，展毕来书，未能作答。

左大臣悲伤难抑，频频以袖掩面，送离公子。左右随从目睹此等深情，无不为之泣下。源氏公子抚今追昔，一时悲从中来。然而举止仍是稳健，仪态依旧优雅。左大臣犹豫再三，对公子说道：“我已老朽，难奈忧患。纵小有不幸，亦必伤心垂泪，遭此番厄运，襟袖尚无干时。方寸已乱，举止失态，深恐颓丧之余，有失礼仪，故不敢觐见皇上。不想古稀年迈，身逢此等逆事，定是命运多舛呀！爱婿此番进宫，尚望将此等情状俱奏上皇，并代为问安。”他强作镇定，方才说出此番话来，模样叫人怜悯。

源氏公子见此，只得强忍眼泪，劝慰道：“生死无常，命有定数，此乃人世常情，身蒙不幸，实是伤痛难诉。小婿进宫，定向父皇明奏，料能深蒙鉴察。”左大臣便道：“阴雨连绵，恐无休止。趁天色尚早，早些起程吧。”

公子顾盼四周，只见约三十个侍女，聚立于帷屏后纸隔扇旁。她们身着黑色丧服，个个愁容惨淡，神色黯然。左大臣见了，说道：“女儿虽死，但遗此小公子，今后常来看顾，我等就满意了。众侍女皆以为你将自此抛弃此家，不再回顾了。她们如今倒不困死别而伤心，而是为从此不再侍立于左右而叹息，此乃清理中事。往日夫妇二人多有嫌忌，本当指望你们和好，不想竟成水中泡影！唉，外面暮色好凄凉啊！”不觉又掉下泪来。

“那皆为浅薄之人的忧虑而已。往日我曾作过努力，但时时久疏问候。如今还有何缘由不常来探访呢？日后我心尚谅解。”源氏公子答完，告辞而去。

左大臣目送公子远去，回至公子旧居，但见室中装饰布置，一如葵姬生前模样。然而人去室空，如是蜕变后空留的蝉壳。案上散放着笔砚，且有公子遗弃的墨稿。左大臣取出一细看。然老眼昏花，字迹难辨，惹得众侍女微微窃笑。墨稿中，多是些情爱缠绵的古诗，文字各一，体式多样，写得道劲秀美。左大臣甚是惊叹。仰望天宇，心念如此英才，日后将为外人，不觉惋惜。公子在“旧枕故帟谁与共？”诗句旁题道：

“恋恋合欢榻，依依不分离。芳魂壤泉里，每忆更增悲。”另一张写有“鸳鸯互冷霜华重”旁题着：

“抚子凝朝露，孤眠亦泪多。尘积空床头，犹是对沉愁。”

其间夹有一枝已枯的抚子花，想必是前日送老夫人信时搞来。左大臣便将此花速与老夫人，说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此事本也无可奈何。细一思量此等悲事世间常有，多半与女儿缘份太浅，才使我等蒙此厄运。如是一想，反恨前世冤孽，思念亦稍有缓解。孰知时日一久，却思念愈深。况且大将来成外人，真让人心伤。先前一二日不见，便怅然若失。今后缘断，我家定如日月失辉，教我何以度日呵！”说罢大哭。几个年老的侍女睹此情形，不免悲号。其光景甚为悲凉。

众侍女相与谈论，各诉心中苦楚。有的意欲留下来侍候小公子，有的想暂时回家。于是离别的侍女便相互作别，其情景凄恻哀惋，令人目不忍视。

却说源氏公子入宫觐见，圣上对他极为怜爱，并于御前赐膳。且问及种种情况，关怀细致，情爱深挚，使公子感激涕零。告退后，又去参谒藤壶母后。众宫女见了公子，倍感亲切，纷纷前来慰问。皇后命王命妇传问：“公子身蒙厄运，时日已久，未知哀情稍减否？”公子回道：“人世生死皆由命定，难以预料。此次新丧，实乃悲痛伤怀。幸蒙母后洪福庇佑屡番存问，方得延命至今，”即便平时，公子探望皇后，亦无欢欣愉悦。何况遭此厄运后，自是悲伤甚深。他身着无纹大礼服，内衬淡墨色衬施，冠缨卷束。如此素朴打扮，更添别样风韵。因久不见东宫太子，便探询近况，闲谈直至夜深方才告退，径往二条院去了。

二条院气象一新。庭院景致，经过精心修整，绝无纤尘。众人皆换了装束，艳丽地侍立于阶侧恭候公子临驾。源氏公子睹此思彼，想起左大臣宅内众持女的悲凄苦楚，甚觉可怜。

源氏公子整装后便于西殿探看紫姬。室内已为冬季装饰，艳丽夺目。侍女及女童装扮齐整，用度齐备周全，极其精美雅致。紫姬容貌端庄秀雅，娇丽可爱。公子道：“多时不见，定长成大美人了吧。”撩开帷屏垂布，细细端详：但见紫姬侧坐一旁，脉脉含羞。姿容之美，言词难喻。公子陪讨：“竟与我魂思牵绕的人儿一模一样呢！”便走呈紫姬身边，诉说相思别离之苦。他道：“别离期间，详情甚多，实难一时畅叙，且待日后细说于你吧！居丧归家，身蒙不祥，不便久留，容我日后再来一叙。从此我俩长相厮守，不会怪我吧？以后我们不会再分离，终身相守，望你别讨厌我才好。”语调情真意切。少纳言乳母不免心中暗喜。然而终有些担心，她想：“公子情人甚多，且身分高贵，若其中一人早先出来做了正夫人，那紫姬不是就空喜一场吗？”不由暗暗生恨。

源氏公子回至自己房中，叫一侍女替他捏脚，不久便入睡了。二日清晨，他写了封信去询问新生小公子的近况。老夫人也回了封感伤的信来。源氏公子看后，又勾起无限愁思。

自此源氏公子足不出户，不再猪艳寻奇，过起恬淡悠闲的生活。有时不免敢于沉思，又觉无甚趣味。紫姬已届待嫁之年，出落得丰腴圆润，轻盈婀娜，引起源氏公子无限遗思，曾数次言语挑逗，但紫姬却慨然不觉。公子无奈，只得隐忍，天天陪紫姬下棋，或作猜字游戏，以打发时日。于小小游戏里，足可显出紫姬心灵手巧，娇媚的品性来。过去若干年，只当她是孩子，故未在意，如今情况不同了。公子虽可怜她，便实难忍耐，难免有所触犯。二人向来亲昵，一同起居，无甚猜疑，外人也不以为怪。可有一日早晨，公子早早起了床，紫姬却迟迟未起，不知何故。

众传文甚是担心，是身子不适吧？源氏公子将笔砚金收拾好放在帐幕中，便回东殿去了。紫姬知室内无人，抬起头环顾了一下，见枕边放有一封打成结的信。随手打来，里面有两句诗：

“只道年来常共枕，而今未解石榴裙？”如此戏言，她甚是懊恼。不曾想到源氏公子心怀此念，暗自责备为何向来那么诚挚地信赖他。

晌午，源氏公子来至西殿，见她有些侵郁，便说道：“今日棋也不下了，心情为何这般沮丧呢？”说罢，向帐中探望，见她用衣服连头盖住，一动不动仰面躺于床上。侍女们见此情景，都知趣地退了出去。源氏便靠近劝说道：“为何如此小孩子气，叫人看了多猜疑呢！”便将衣服揭开，见她全身是汗，额发都湿透了。不由叹道：“啊呀呀，真个不得了！又柔情蜜意地连哄带骗，紫姬真有些气不过，一言也不答。源氏公子毫无办法，便发狠说道：“完了完了！你如此不通情理，真羞煞我了！”说爱打开笔砚盒，见里面并无答诗。便想：“她全然不知我意，真像个孩子！”转头看看，又觉得实在可爱，不忍心责怪她。此日他便一直陪着她，讲些笑话安慰她。紫姬还是半娇半镇，并不答理。源氏见她那喷视有情的模样，更觉愈发楚楚可人。

十月初一个亥日，宫中照例吃“亥儿饼”，企盼消灾降福，子孙荫降。因公子尚于服丧之中，不便铺张奢侈，只将各色各样的饼装于一食盒里送给紫姬。源氏公子见了，便走至南面外殿，吩咐淮光道：“明日为我做同样的饼，数量式样不必太多，只要一色的便可。今天日子不吉利，故要明日才做。黄昏时送至西殿来。说时暗含微笑。推光本是机敏人。即刻会意，并不详查细问，连忙恭敬地答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！定情贺礼，理当选择好日子。明日是个好日子，但不知‘子儿饼’共需多少呢？”源氏公子不加思索地随口道：“为今日的三分之一吧。”惟光心领神会，明日乃公子新婚第三日，连忙照命而去。源氏公子暗付：“这个人倒还能干！”于是淮光也不告知众人，在家暗暗为主人做起饼来。

源氏公子为讨得紫姬欢心，不得不想尽法子，实在劳神，然而却毫无怨言。他自己甚觉得奇怪，多年爱恋尚不及今日万分之一。“情”字真是难说啊！

惟光第三日深夜便将公子命制的饼悄悄送来了。他想得甚为周到：“倘叫少纳言乳母送去，紫姬定难为情。”便将少纳言小女儿并君叫来，对她道：“你悄悄将这个送与小姐吧。”便将一只香盒递与她，又叮嘱道：“此为喜庆礼物，你要好好放于小姐枕边，不可

失误。”并君听了此话颇觉纳闷，回答道：“我从未曾失误过。”便接过香盒。惟光又道：“真要当心哪！那种不吉利的话，今天不可乱说的！”并君说：“你怎知我会说此种话呢？”并君到底是个孩子，尚不知此中意思，故毫不费力便将香盒放于紫姬枕边了。公子定会将其情意授予紫姬吧。

第二日清晨，香盒拿出时，几个亲近的侍女方恍然大悟，但全然不知何日送来的。盒中饼盘，格式别致，甚为讲究，亦不知谁光于何时备好的。少纳言乳母不曾料到公子如此细心，想起公子平时百般宠幸，甚是感激。可侍女却低下私语：“此等事情，实应与我等商量，托付于推光，尚不知他作何想法？”

自此，源氏公子入朝参拜父皇，不免心挂两处。紫姬那妩媚袅娜的身影时时浮于眼前，自己也觉不可思议。过去那些情人，不时写信来诉哀怨，其中不乏公子最爱怜之人。如今另有新欢，哪有闲暇恩泽旧人呢？真是“豆宏年华新共枕，岂宜一夜不同爱？”他谢绝一切交往，佯装居丧默哀模样，回信仅说：“身蒙不幸，早厌人世，且待哀愁稍减，定当前来造访。”终日与紫姬形影不离，悠闲度日。

且说上皇母后的妹妹林简姬，自从月夜与源氏公子邂逅，便一直念念不忘。其父有大臣道：“倒有福份。他新近居丧，若我将女儿下嫁于他，倒挺般配呢！”但其母却另有想法：“送其入宫，有头有脸，有何不好呢？”便竭力游说她当朱雀帝后宫。

源氏公子对俄月夜本未在意，然闻知她要入主后宫，心中不免怅惘。但眼下对紫姬一往情深，无暇移情别处。不由暗叹：“人生苦短，何须再沾花惹草。钟爱一人吧，东西钻营，定然遭怨恨。”他忆想昔日种种厄果，暗暗告诫自己。还有那六条妃子：“此人也甚可怜。欲娶她为夫人，实有不便。还不如近年，招之则来，挥之则去，建场作戏，添助雅兴，岂不甚好？”过去虽为生魂作祟之事，稍有嫌隙，但对她并不厌恶，仍是一往情深。令源氏顾虑尤深的倒是紫姬身份至今世人尚未知晓，恐怕有人轻视她。“还是乘此机会，正式告知其父兵部卿亲王吧！”便为她举行着裳礼仪。仪式并不隆重，但排场倒也体面。然而不知怎的，紫姬更为嫌忌源氏公子了。她想：“素来我诚挚信任他，孰知他行径如此卑劣！”她颇觉懊悔，从不拿正眼瞧他。源氏公子调笑，她总板着面孔。昔日天真的样子，已不复存在。即便如此，源氏公子仍觉得既可爱，又可怜。便对她道：“数年中我本出自真心，如今你倒恨我，叫我如何不伤心户时光易逝，转瞬一年又过去了。

新岁第一月，源氏公子照旧先向桐壶上皇拜年，再至朱雀帝及东宫太子处，最后方至左大臣邸府。左大臣不顾新年禁忌，正与家人闲聊葵姬生时旧事。见源氏公子来访，连忙起身相迎。左大臣睹人思事，隐忍再三，还是悲泪纵横。公子退出左大臣房间，来到葵姬旧居。众人热忱迎入，禁不住掉下泪来。他见那夕雾小公子，已长大许多，不时朝人微笑。尤其那口角眉梢，酷似东宫太子。源氏公子见了，不由心中隐隐发痛，想：“日后外人见了，恐要怀疑吧？”房中所有布置，均与葵姬在世时一样，衣架上且挂着衣物。

“今日元旦，本应节哀抑郁，尽情欢娱才是，然而公子临驾，使我睹此思彼，不免难于隐忍。”老夫人命侍女传话道：“小女在生时，元旦必亲为公子缝制新衣，今年当仍依旧俗。只因近来老眼昏花，手脚笨拙，恐难尽人意。但今为吉日，务请不必嫌弃简陋，换上新装吧。”又派侍女送来一件织工格外考究的新袍。如此诚心，岂可辜负老人一片美意？公子便即刻换上了这身新装。他想：“今日不来，二老定是何等失望啊！”便答谢道：“春暖花开，定当前来道贺。仅因哀愁郁怀，难以陈述，然而葵夫人新丧，哀思难断，故未能及时前来，万望恕罪。

年年如今春衫艳，独此新熏驳斑斑。哀思实难抑制。”老夫人答吟道：“春色虽好无力就，老眼浊泪频频流。”二人悲叹甚是深切。